

衷
聖
齋
文
集

刊緣

劉楊兩君文章風義震邁一時。爲中國革新先河。匪惟蜀士之菁英。抑亦國人所矜式。乃今訪其學行。言者多不能詳。甚或并不之悉。夫鄉有賢而不彰。此後起之辱也。余所以有是書之輯也。

劉楊與康南海之關係。據高傳及黃述。并楊與弟肖岩書觀之。則梁傳略有失實。楊書有云。二十日奉命與劉光第林旭譚嗣同三人同在軍機章京行走。卽日入直。劉與譚一班。兄與林一班。譚最黨康有爲。然在直尙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簽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不相能。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而康梁二人又未見安置。不久朝局恐有變動。兄擬得便卽抽身而退。此地實難以久居也。云云。此爲楊君自敘。自屬可信。梁作傳時尙在日本。所聞

或未有確然其表彰忠賢之意一也。故錄之。

劉楊遺著。以搜求不易。期於速廣其傳。故原本未暇求精擬。此後更將兩集精華抄出。或續有搜得時。再事精本印行。斯時殊未能也。讀者諒之。

中華民國三年三月沈宗元識

劉楊合傳

高楷

劉君名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順人。家奇貧，意氣卓犖，不以貧廢讀，未冠，應童子試，陳令君錫鬯奇其才，厚遇之，因得壹志讀書。壬午舉於鄉，癸未聯捷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在官十餘年，人罕知者。某司寇以君勤慎，將倚用。君旋讞某獄，司寇受人私謁，欲君枉法徇之。君堅執不撓，司寇無如何，君以刑獄關人命，懼直道難行，致枉屈，遂絕迹不至署。戊戌夏，天子銳意圖治，詔海內舉人才，湘撫陳公寶箴薦君及楊君銳。七月十九日，上召君入見。君力陳時勢艱危，與中外積弊，非力矯冗濫，無以圖治。其本尤在皇上虛懷倡導，所以責備聖躬者甚至。非他人所敢言。有古大人格君之義，非僞儒鄙夫專言變政，其言洋溢新奇，而實皆掇拾西人唾餘者比也。天子稱善，翼日遂有四品卿銜參預新政之命。方命之下也。君自以不克任樞

要恐終以愨直賈禍，將同楊君力辭，疏具矣。鄉人力勸之，遂已。時言路大開，章奏日數百，君竟日批覽，於可否咸加簽識，以待宸斷。政府寮友見者，謂君於政事，無新舊畛域，斟酌最平允焉。退直後，語所親曰：「茲事體大，吾終不任，行將急假歸矣。」其新政措理失宜，將於召對時切言之，未幾禍作。君前後入直凡九日，八月初九日，君方在直，被逮去。蜀人官京曹者，欲聯名具疏，訟君及楊君銳冤，會獄急，又刑部未敢訊，方奏請重臣會訊，獄詞未具，不得上。八月十三日，詔下，遂及難。是日刑部官吏，以會訊詒諸人，諸人不知，君出門詫曰：「未訊而誅，何哉？」命跪聽旨，君不可，且曰：「祖宗例，臨刑呼冤者，卽盜賊，提牢官代陳上，官請復訊，未訊而誅，我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如祖制何？」堂上官不應，再言之，則曰：「我奉命監斬耳，他何知？」皂役捺君跪，君岫然，同獄者皆無言。楊君銳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君乃跪就西。」

市時神氣冲夷澹定如平日、行刑後身挺立不仆、觀者驚歎、咸焚香羅拜、謂劉君不死矣、君容貌言語、逡逡如鄙人、而深醅堅定激發、有古烈士風、讀書自爲課程、性喜遊覽、家居卽遊峨眉方山諸勝、旣入都、凡西山勝迹、靡不至、又嘗乞假入閩武平、謁祖墓、祖某明間御史也、族人所饋贈、盡以贈族中貧者、歸道出粵東、西浮江漢、登匡廬、獨持兩蓋蠟屐、懷餅餌、往至山巔、見虎食人、血肉狼藉、其夕避兩宿古寺、明日得一牧豎導之、乃歸、工爲古文、雄厚肖昌黎、詩學少陵、時輩罕與抗手、積稿逾尺、不輕示人、嘗言詩文必無一贅語、而不欺其志、斯無愧著作、故其志有不可、旣見之詩文、卽以自勵、斬然若出於一、其言行相顧如此、姓廉介、非舊交、雖禮饋皆謝絕、旣入直樞府、某藩司循例饋諸章京、君獨辭却、或曰、人受而君獨拒、得毋過自高乎、君赧然謝之、尋常燕會酒食、亦多不至、其夫人自入都至歸、

凡十一年，未嘗一出門與鄉人眷屬答拜。宅中惟一老僕守門，凡炊爨洒掃，皆夫人率子女躬其任，其境遇困苦，爲人所不堪。君處之怡然，君惡京師塵囂，於南西門外僦廢圃，有茅屋數間，籬落環焉，躬耕課子，二三友人過訪，則沽白酒，煮芋麥餉客。籬外柳下湧醴泉如珠，太常仙蝶亦翩翻至，友人咸以爲奇。君慨然曰：天下如此，我輩安得侈符瑞自誑哉！時康有爲聲譽隆赫，頗結納天下士，君不與識。湘撫陳薦君，亦夙不識君。蜀人某，臚列天下人才，盛稱君，陳撫因重君，遂以入告，而君始終不及知。然卒以此罹禍，故天下人士無知與不知，皆冤之。鄉人某某出鉅金，斂君及楊君銳，寄柩蓮花菴，朝官公車，無一人不來弔，外省來弔亦百數十人，皆相向痛哭。其夕有人叩門遺百金，夫人力辭不獲，竟委之去，終不得姓名。文侍御悌，博學有風骨，嘗事前劾康有爲者，而甚貧，與君不識，亦緘其館金，遺僕

以賻金吾番卒，自君寓出告人曰：劉夫人如老嫗，帳被貧窶，乃不似一官人。嗚呼！觀此可以知公論矣。君在獄，猶誦朱子全書及周易、陶然自喜曰：雖不識何因，自問無過，不難一訊而明，即罷歸固所願也。君久欲歸，苦無貲，貸於宗人某，被逮後三日，而復函始至，命也夫。與君同薦，同入直，同被逮，同被難，同爲人所哀痛惋惜者，惟綿竹楊君、楊君名銳，初字退之，受學其兄聰，年十九，應童子試，爲諸郡縣冠，提學南皮張公奇重之，曰：李嶠才子也，易其字曰叔嶠，召入幕，命一意讀古書，毋作帖括。君於經學、史學、地輿、天文、星算、掌故，皆博通，詞章溫麗，尤長於駢文。張公擢尊經書院，檄調高才生百人肄業，君年最少，而常冠其曹，名益彰。雖婦孺無不知君者。丙子鄉試，試官吳公觀禮，以未得雋，君至流涕。提學譚公宗浚亦以君丁父憂，不得試，優貢爲恨。朱公適然復擬君優貢，而未歲試，格於例，專疏申明。

例意下部允行、君遂以壬午優貢朝考得知縣、當是時法人據越南、廣東總督張樹聲罷去、南皮張公代之、招君往、凡軍謀密策、皆與聞、在粵七年、隨入楚、又六年、口不言功、名不登薦牘、寒素如故、而大小官吏士紳遊客、無不敬服、無譏言者、其沈靜湛清如此、乙酉中順天鄉試、己丑考取內閣中書、丁母憂歸、服闋、考總署章京記名、君既奇慧淵博、至是亦練習政事、精神朗徹、容貌秀偉、嫻雅、所至人爭迎送、海內耆碩先達、少年後進、負文望才氣、講求學術、留意時事人物者、爭過從訂交、或酬酢酒食、無虛日、君一與周旋、未嘗有倦色、顧不輕謁權貴、權貴敬禮羅致、皆不往、君與劉君同被命時、條奏封事至夥、章京不暇及、特命君四人分閱、謂之參預新政、海內知君者、咸頌天子知人、二三大僚、亦稱君不負政府、大臣尤重君、曰他人承擬稿、再四而後可、楊君新入直、未嘗學習、伸紙命筆、於典章法度、

時勢人情折衷盡善、此才殊罕見、天子尤重君、垂詢變法、并及時勢憂危、君對曰、變法事體大、非臣等小臣所能任、請擇深信有方略大臣任之、命斟酌緩急、歲行一二事、則民不擾而國自強、尤請勿再加恩臣等、語祕外、莫知、又見君荷殊恩、不無缺望、且擬君入對、必有所稱引、遂坐黨禍、同日及於難、君之獄時、以爲將會訊、既聞詔、慘然請其故、堂上官默不語、就西市、君又請曰、至此已無生望、然求知坐罪之由、仍不語、君慨然曰、我蒙皇上召見二次、未嘗一妄語、遂就刑、血噴湧丈餘、礪然有聲、或曰、此冤氣也、聞者深痛之、初康有爲爲諸生、君在粵、閱其卷、有爲通藉來謁君、一答拜之、既聞其議論、與之絕、時南皮公勸學編初成、君託黃學士紹基奏上之、又印數百部分餉學者、被逮時、方早起寫書致某公、謂康不速去、必釀禍而反坐、康黨以死、嗚呼、異哉、六月十九日、君兄學正公、卒於西陽、訃至、君

大慟、欲奔赴、而南皮公電信至、曰、已咨君總署應特科、蓋留待、同人亦堅留之、乃止、八月初九日、南皮公聞君被逮、電乞貴臣某論救、願以百口保君、不得、則又請姑繫獄待鞠、卒不及、劉君寡交、君獨否、劉意有不愜、輒露詞色、君則媿媿和接、出語如恐傷、劉君蓬筆可安、君必精室始居、見塵穢則欲嘔、兩君性情不同、如此、至博文約禮、懷忠義、篤內行、淡於榮利、無聲色之好、兩君如一焉、劉君好苦吟、有詩四卷、君自專研經世學、不復箸述、偶爲大吏草疏、墨出火入、故存者祇少年課試、酬應詩文、則不及百首、論曰、余不識劉君、聞與君友者、率譽君、因知君、君顧亦知余、通書問、楊君相識、在元二年、讀同室、出同遊、前蹤猶歷歷也、庚辰再見成都、丙戌三見京、遂不復見、讀滬報劉君傳、補其缺略、因并爲君傳、楊君交友多、爲傳者必不乏人、姑作此寄哀痛焉、盛百羲先生、楊君師也、賦杜鵑行哀君、書余

團扇扇固君舊書者也



劉楊合傳終

昌福排版

劉光第傳

梁啓超

劉君字裴村，四川富順縣人，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博學能文，詩善書法，詩在韓杜之間，書學魯公，氣骨森竦，嚴整肖其爲人，弱冠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光緒二十年以親喪去官，教授鄉里，提倡實學，蜀人化之，官京師，閉戶讀書，不與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爲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薦，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初君與譚君尙未識面，至是既同官，又同班，故軍機章京凡兩班，輪日入直，時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云。則大相契，譚君以爲京師所見高節獨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尙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於朝，當劬王事，豈有暇奔走媚事

權貴者哉、其氣節嚴厲如此、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舊黨曾廉上書請殺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羅織、謂爲叛逆、皇上恐西后見之、將有不測之怒、乃將其摺交裕祿命轉交譚君、按條詳駁之、譚君駁語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乃並署名曰、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君大敬而驚之、君曰、卽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况有君命耶、僕不讓君獨爲君子也、於是譚君亦大服君、變既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於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君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貧、堅苦刻厲、詩文甚富、就義後未知其稿所在、論曰、裴村之識余、介□□先生、□□先生有道之士也、余以是敬裴村、

然裴村之在京師、閉門謝客、故過從希焉、南海先生則未嘗通拜答、但於保國會識一面、而於會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嗚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與裴村未稔、故不能詳記行誼、雖然、犖犖數端、亦可以見其概矣、

劉光第傳終

校餘

裴村文品高潔。凌厲桐城。詩尤清邃肅穆。類似其人。句中頗多見道語。浮讀往往忽之。

裴村詩甚莊重。無輕浮庸陋語。篇中半皆憂憂獨造。迴不猶人。各體詩咸擅長。且言多有物。所謂深人無淺語也。人云裴村好苦吟。良信。

裴村雜詩二十首。皆感咏當時世事。惟措語深晦。非洞悉其時情事者。不能盡解。余固未能全識其意。而詢之友人。亦語焉不詳。海內達者。若能注其所指。則既可闡幽。且增史料。亦美事也。

裴村詩原名衷聖齋。其友杜心齋。爲易其名曰介白堂。以裴村之高節。名堂介白良允。然杜未述其所旨。故今刻仍從原名。

余於宜賓夔氏所刻介白堂詩集外。復由友人浙江抄本。搜入七絕四首。

由梁任公詩話搜入五絕九首。冠於藝刻目次之前。復由劉仲韜同年處搜得七律四首。係戊戌所作。是卽裴村絕命之年也。因殿於後。

癸丑仲春沈宗元識

衷聖齋文集目錄

家傳

曾大父家傳

先大父家傳

先伯泉溪公家傳

贈中憲公家傳

王太恭人家傳

饗翁家傳

胡恆豫君家傳

事略

先大母事略

先妣述略

堂兄襄廷君事略

墓誌銘

戶科給事中洪公墓誌銘

女秋姁壙銘

子長安壙銘

墓表

署保甯遊擊李公墓表

壽序

武平鍾母八十壽序

彭君子文壽序

慶芳翁壽序

余洲人壽序

湖廣總督張公六十壽序

馮母張太宜人八十六壽序

近廉劉君壽序

序

贈曾玉舫序

送陳洛君先生序

隆興寺肖普賢像序

書

上張安圃師書

武昌書陳觥臣

書贈唐晉淵

秋夜懷張吉安書

苦雨紀懷偶書

在京與正之書

與王定熙甫書

報友人書

與菜根香館同學書

與車繼武書

上海與華弟書

宜昌與華弟書

在京與厚弟書

書後

賴義士傳書後

記

湘坑湖記

湖州道場山重建萬壽寺記

南郭看竹記

破車記

趙化鎮牛痘局

開硯海記

雜說

雜說一

雜說二

雜說三

雜說四

論

唐太宗以弓喻治論

贊

後漢三十二功臣贊

歐母劉孺人題主贊

跋

李根愈公家傳跋

誌

聯簪譜誌感

挽文

挽田母王宜人文

東聖齋文集

目錄

四

蜀藏之一
昌區非反

曾大父家傳

吾武平劉氏自蜀來。居富順縣東三十里之盧家塢。百餘年而遷觀音灘。去盧家塢四十里。又二十年而遷趙化鎮。去觀音灘三里。其間居盧家塢者二世。自吾太高祖始。觀音灘一世。自曾大父。趙化鎮今且三世。自吾大父始。曾大父諱祖湖。卽徙觀音灘者也。世勤隴畝。年六十八以卒。葬觀音灘西二里母豬石焉。光弟五歲時。先父卽攜之展祭其墓。絲觀音崖津口。踏沙路行。見爲瓦茅相次之屋。隱隱林樹中。當門刺竹數十本。大如兒腰。其高五六十尺。先父指而謂光第曰。此正北瓦屋。吾先大父所手葺者也。汝伯及吾及汝大姑。實生於是。竹樹大父之所植也。迤西爲新屋基。卽

富順劉光第裴村著

今之夷爲麥土者是也。汝二姑生焉。記吾爲兒時。夏水漲。江舟接門前竹根之下。吾偶逃。學藏瓜棚中。夜不敢歸。吾父及諸父。然火照江。望流而歎。豈斯子遂當爲水漂去耶。吾從瓜棚中望見之。遽出而吾父。殊不見。責今忽忽四十年。回憶瓜葉自蔽時。若前日事也。又指竹間桐樹曰。此樹道光中。忽生一木刀。長可半丈。遠近聚觀。其兆滇匪之亂乎。又過江邊沙渚而笑。徐而指之曰。吾少與諸兄弟浴於此。吾次妹方一歲。抱而浴焉。墜水幸不死。卽此地矣。當是時。吾家六房同居。人繁浣晒衣服。日嘗十數竿。舟人過者。羣指呼吾屋左爲晾衣灣云。凡此皆居觀音灘時事。然吾之生也。已不及吾大父之存。但傳其性剛疾惡。伯父中有吸煙葉者。年長矣。輒命長跪予杖。吾聞大父性情落落如是。但恨不得一見大父之顏色也。嗚呼。先父此言。今亦何可再得哉。因念吾高祖卒之十三年。而大父始生。曾大父

卒之一年。而吾父始生。光第之生。去吾大父之卒亦十二年。光第之子。乃更生在吾父之卒之十八年矣。凡四世之孫。皆不得見其大父。四世之爲大父者。亦皆身後有孫。而生前無孫。古所謂含飴分甘之樂。蓋若斯之難乎。亦足傷爲人孫子思親之心者矣。光第往來道塗間。見彼七葉五世之坊。乃往往而是也。

先大父家傳

光第之生尙幼。卽熟聞先大父之受困也。其爲人也。骨長而肌瘠。隆冬猶衣敗絮。寒不可支。則竟日負鄰家鐵爐坐不去。面目黧黑。親故至不可辨識。飢則斷菜蕝葉。蘸於青椒之白而嗜之。以代飯。其窮如此。然性耿介。不肯少有乞借。或爲至戚擔水。給以直。則受之。此外不可纖芥與也。於是吾先伯先父。乃發憤去。習爲賈人事。甚力。家以漸康。然大父竟用枯槁卒矣。

初大父之賃屋趙化鎮西街也貧給值不以時其屋閭館公產也執事者涼而橫告緩納焉不可請待有所而遷焉不可俄率衆至撤其屋壁以去不得已架朽箴而遮迺焉則又至并屋上之瓦撤去每天陰欲雨舉家愁歎相向而悲此事先父末年嘗向光第歔歔而道之光第痛焉以迄於今爰紀其事俾我子孫讀之猶當有傷心垂淚者矣嗟乎吾劉氏自先人忠於宋恥仕元由江西瑞金避地汀州居長汀者一世遷武平者十六世大半席豐饒有餘財以濟人即志昭公父子入蜀亦頗自占土田安居而樂業及吾曾大父始因各房析產失先疇之畎畝徙觀音灘然是時賃田之錢猶七百千亦曷嘗乏衣食至吾先伯先父服賈致贏遂有田舍光第蚤孤中間稍稍窘矣不過支絀而已啓視吾甌中無日則不有白粲而今光第得竊祿於朝自奉且尤厚而吾大父乃獨丁其窮晚年殊酷曾不得少

待須臾。獲一日之飽食而後死也。傷哉。昔之人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何父子祖孫間而不平。若是此宜。吾先伯存時對孫鮮衣甘食。輒悽愴太息。悲泣不自勝也。或曰。子克自立。今朝廷榮名之寵。固以慰先人於身後者也。昔之人亦嘗榮之。嗚呼。果何救於其生前飢寒之苦也哉。

先伯泉溪公家傳

公諱宗匯。字泉溪。光第世父也。少貧廢學。學賈積居。逐時家日漸豐。以捐貲議敘。從九品職銜。嘗痛父窮死。對好衣甘食。輒泣下。曰。吾安得起吾父墓中而衣食之乎。母年老善病。公嘗拜北斗。誦觀世音爲禱。病以獲瘳。富順之劉。自武平遷居者百餘年矣。而宗祠未立。譜未修。公每嘆。謂無以收族。思有事焉而未得。遂至死。猶念之。猶子光第方六歲。公偶攜以他出。因指視道里之數。光第叩以道里何盡。曰。盡天邊。曰。天邊爲數幾長短。且數

亦豈無盡時。今欲究其盡。用何法。公笑而不答。歸大呼家人曰。速將鋤頭來。是兒問人直須掘得根子去也。由是酷愛光第。頗購書籍焉。光第得窺陳編。以略識聖賢之意。公實開之。且時舉故明僉憲公事相勗勉。僉憲公諱隆。永樂甲申進士。以御史巡浙時。董課太監黃金肆虐。青田民潘孟吉等殺之。成祖震怒。欲屠青田。公疏爭之。僅誅首惡。民立石頌焉。是爲光第之十七世祖也。然公沒時。光第纔十歲耳。又十五年而光第官京朝。益知厲志嚮學。思欲爲世有用。顯揚先人。以無負公。而公願不得見矣。用國覃恩。馳贈如光第官。公鬚眉森秀。望之有威。赤手成業。才氣闊達。咸豐中。滇匪之變。首逆李短塔塔。由石灰溪連敗竄八角寨溪中。浮屍幾滿。公出費募人撈收。狸蜡甚衆。其他趨義嗜善之爲。弗得而記矣。喜讀三國演義書。每言遭世變亂時。持此書治天下有餘耳。聞者或笑之。公曰。此殆非若所

知然公是時。初不知我朝。曾譯是書。作兵法。有效。嘗欲有所建樹。把酒向天。深歎。悠然以遠。以體弱多病而止。其平日則好稱司馬徽。徐元直之爲人也。

贈中憲公家傳

公諱宗準。號永茂。聯桂公之次子也。童時豆菽無飽。嬉笑不介於懷。落落如也。稍長。隨兄泉溪公。習賈於市。里中油坊火。公急歸視母。冒火道而趨。忽棟瓦崩墮。擊去其履。而足不傷。嘗墜水。弗死。以此於人世一切紛靡。淡然中不動。安步寡言。與物無忤。里人相爭。輒就以錢解之。多愧謝以去。市鬻權概。出贏入縮。鄉里至今傳爲笑談。有擔鬻芥油於我者。陰以牛糞實器中。圖多重力。衆覺斥之。公憐其貧。竟舍之。傭賃爲欺盜。或告之。則曰。君不聞米蕈不漏。雞雛弗活乎。人競迂之。不顧也。每好陰行善。不使人知。公

卒之後。里人賈慎齋告光第曰。石王溪跳磴壞。令先人曾獨力修之。嗚呼。微賈君言。光第並此事將不得聞乎。公於歲時。必具錢布米肉。徧致貧親。更虔於祭祀。於掃墓尤勤敬。一日之間。徒步去來百里。非甚病無弗爾者。堂弟宗和宗楨。皆樸不涉書。於祭掃也。皆無少怠慢。彼誠有感於公。公族子某不肖。墓祭輒檢尤近者。罄焚香楮去。而告曰。爾先人居地下。亦當往拜地下先人。盍爲我轉致之。公每笑斥其語。戒族人。族人往往頗知祭先也。於族卑幼。則時與談閩汀地俗。傳於高曾祖父者。用示不忘本云。生平最善父母。事兄泉溪公尤謹。泉溪公性烈。公年四十。猶被撻斥。噤不敢聲。移時笑語如故。然性方嚴。親故久狎者。未嘗見其一睨婦女。卽母廖贈恭人。亦每樂稱人言劉四娘兒。行路目不旁瞬語。以自喜慰。公好閱稗官書。積數十種。時舉古忠節義烈事。坐室中對王恭人數之。光第時尙幼。亦知

扶牀而聽焉。嘗病痔。幾殆矣。諸親好視疾者。咸勸吸洋煙可療。公曰。吾卽死耳。決不以吸煙活矣。且舉祖湖公斥葉煙事。卻之。竟絕不食。又數年。然後卒。卒後五年。而王恭人病復亟。亦有勸吸煙者。卽舉公語以卻之。亦竟絕不食。又十年。然後卒。公年三十七。始有子。深憐之。光第兄弟有過失。從未加以重罰。女幼。裹足。泣不能興。公蹙然憫之。引而負之背。繞庭行。且行且語。甚稱此事爲敝。初。公嘗從容謂王恭人。人生何必多財。但得有勤讀書兒。則乃是活寶矣。光第由是督兄弟讀書甚力。光第歲臘游市中。買一假面具。怪惡可玩。弗離於手。公忽然見之。奪而蹴焉。屈指擊額而訓之曰。吾與汝伯父。少從村塾讀。學錢不滿千。師嚴甚。吾夜不敢寢。讀書而家貧。不得一年。輒棄去。讀四書才至梁惠王。吾終身以爲憾。今汝曹學資。視吾乃踰十倍。顧無所歉缺。足辦汝讀書。當何如。光第謹志之。勿敢忘。光第十二

歲時偶書宋人語滿壁。一日王恭人見誨曰。汝父見汝壁上書。頗喜動色。以爲汝知好學。且又徐舉俗語云。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豈非自知修德有素。將於汝焉食報乎。汝其勉之。光第亦謹志之。勿敢忘。惟念公承先人累世忠厚。積行半生。未能受人子一日之養。且多愷悌。不撻其神。宜得壽。乃因感寒疾。誤藥不起。由光第少。罔識醫。不知慎。罪則不可逭。及光第通籍時。公見背已十二年矣。傷哉。公卒年五十。同治壬申十一年五月初二日也。葬虎頭城對岸刷榜山。配王恭人。公以光第官。誥贈中憲大夫刑部主事。加四級。王恭人誥封恭人。

王太恭人家傳

太恭人姓王氏。世爲富順五開樓人。考諱宏泰。母舒。生女子三人。恭人其季也。來歸時年十六。奉先公敬謹。事先大母尤摯。大母嘗謂恭人曰。吾勤

汝至矣。後時當得孝順。汝者報於余乎。世父無子。撫堂兄光贊爲子。是時
恭人亦未有子也。拊之愛有加。光贊之事恭人。殆若過所後焉。視猶子婦
如賓。視子婦如客。於子女也。顧復殊至。然小不謹。必有撻謫。先公既見背。
恭人理家操作無違。晷顧性不喜近利。於經營拮据中。每多閒遠意思。好
蒔花木玩味。謂每日見之。生意輒新。亦喜視牲畜。凡雞豬鵝鶩狸奴鸚鵡
之屬。咸溢其分而畜之。若嬰幼焉。門有乞食者。必命急與之。而加蔬於飯。
恐其食無味。且謂待久而中不耐也。其中病惡瘍者。病足病瘡者。咸命光
第藥之。多愈。警慧者。斥其執業。少資之。就業者。數人。於是恭人之病也。丐
子知之。榜門泣誦佛求延生者。不下十餘曹。卒而來哭者。尤衆。卽他入可
知矣。恭人臨終時。猶詔光第兄弟當念貧窶人死。無以爲葬。他人死。必作
佛事。我死。必無作佛事。而以其資造施棺材。且吾生平爲善。大願力儉。多

不能酬汝兄弟勉爲之以終吾志光第兄弟泣志之居喪不作佛事爲士者或稱之由恭人之教也恭人識字不多而最喜兒子讀書知書不深而所語所行多闡合自奉嗇而濟人則力避寒儉持躬潔且峻而論人務掩其瑕疵其資感於先大母先公樂善之誠甚深亦其慈祥惻怛之懷有性成不易者然而其用情也恕其赴義也勇光第殆不能測焉吾宗人某曾見毀恭人實親聞之及其貧老也更周卹之死而備棺斂焉痛外祖無後厚其族之親者疏亦濡吻不一家其謬而反噬者不與校也里有暴橫子過我門而犬嚙其衣於是登門而話里人胥不平之恭人則命光第出謝之持其衣入親爲紉綴之而去其他用情之恕多類是者先公卒之年堂叔某窺薄產先藉事來舍遂留不去繼忽非禮誘逼恭人大哭詈疾號鄰舍某急逸遠颺十餘年歸復來擾恭人扶病力撻之遁去莫知所終恭人

終身嘗用憤憤切齒痛恨不休。仲弟光竺讀書里門外。被竊訪得主名。恭人命無追。忽來村媪二人。貧且病。扶杖僂進泣。恭人拜不起。請曰。某某誠獵賊。今聞得盜貴家物。彼能白日入吾等室。強掠衣被去。日猶畏其至。聞將不究。願得予究之。害庶可除乎。以終餘年。恭人憫焉。遽命光第懸購之。獲而治之。官頓患除。里有謀婚光第者。意良厚。恭人稱其母再醮。婦女雖美。卻之。恭人有堂姊。貧將去其夫。恭人厚周而力阻之。不得。遂絕之。終不令其踵得及門。其他赴義之勇多類是者。閒居。輒令光第誦說列女傳。女誠諸書而聽焉。論其情理。悉中肯會。至說義烈事。卽淚涔涔下。不可忍。一日。光第正理書而說之。光第之婦抱幼女。纔一歲。侍坐於旁。見恭人泣。則亦泣。幼女亦泣。以號。光第乃至。廢書不能竟說。哽咽至今。未能忘此情也。此尤可得恭人之概矣。恭人生於雙鹿鋪。以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卒於趙化鎮西街里第。以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日生子三人。長光第。癸未進士部刑主事。次光竺。從九品職銜。次殤。女子三人。長適廖。早寡。次俱殤。光緒十三年十月與先公合葬。刷榜山之兆。誥封恭人。恭人目光如點。漆髮柔潤若絲。雖久病。一莖不墮。

夔翁家傳

光第居京師。則聞宜賓北鄉農家夔氏。待其塾師杜先生。忠且敬。過士大夫家。於曾兵部樹椿梁大令亨吉云。杜先生惺齋。光第之執友也。來京主余。乃益聞夔君天玠賢。凡蹈禮趨義之爲。唯杜先生是正。天玠者。夔翁正元之子。敬禮師儒。世有家法。故能名聞紳閭。既而天玠子心鑑。寄其先祖之狀。因惺齋以請。屬光第次而傳之。翁字其由。別字蓮仙。十二歲時。聞其家鬻產。則哭泣不食。稍長爲童子師數年。輒棄去。治穡事勤甚。嘗自灌

田烈日炊背起痲疱。不顧也。爲人彊忍而堅卓。由是漸康。數有新田。忽然歎曰。吾則貽地癖譏耶。乃大出財爲治道成梁諸費。行德惠其鄉。嘗以家量糶米。心鑑料量平無浮出。翁怒責曰。吾少時持汗點易顆粒。視吾下概。乃何如。若曹須知貧人多一口食。卽若曹多一分福。此言心鑑識諸概也。又能睦嫻其族。親從叔國臣。老而沈飲。然無所得食。幾殆矣。則迎養於家。夜奉一斗酒。終其身。猶子天宇幼孤。撫而教之。寢食必偕。卒獲成立。舅姪子善織布。而苦無資。厚資之。更爲築室而居焉。嘗以先人困苦。不及享豐。羸爲憾。故生平無美食。衣必弋布。一旃帽數十年。雜布緣之。幾滿。見者以爲窶貧人也。心鑑曾因弔人喪。裂丈素爲唁語。乞里中一士書之。其人儂薄而有時名。翁知之。抵丈素地上曰。如此人書。則不如無書。嗚呼。是可得其子崇重杜先生之故矣。

劉光第曰。夔氏之興自翁始。然亦乃能得人。當翁之爲佃戶也。歲歉。田主必取盈焉。悉納之。室無鼓儲。方慮諸庸貸不得飽飯。而兩庸爭相謂曰。何必飽飯。但得有齏粥。貯吾儕腹中足矣。要在兼功自厲耳。於是此庸每先雞鳴起。陰牽牛出之野。不使彼庸知。彼庸知之亦然。而夔氏殷饒矣。惺齋云。欲爲此兩人作傳也。自古得人則興。不得人則敗。豈直一家然哉。

胡恆豫君家傳

君字恆豫。諱臣啓。姓胡氏。先楚人。元末徙蜀。居富順之天洋坪。明一代甲科數人。國朝無顯者。曾祖某。祖萬珺。父忠富。忠富徙居琵琶場。而以君後萬正子忠佐居。趙化鎮治賈焉。君失恃。怙蚤。祖墓在富順隆昌之界。去家幾百里。營兆變遷。無宗老隣舊可問。歲時節序。獨君鬻麥飯豚蹄。編祭荒壠間。仰天泣。先人不輟。道旁觀者咸泣下。終竟不得辨識。而君胞兄

臣超以時不利走四方。猶不足給。長大未成家。君尋兄歸而告之。繼之以泣。曰。萬珫萬正之後。七房存者二人。今我兄弟是也。不自成家立業。其奈先人血食何。愈益泣。兄感亦泣。不復出門行。乃贊兄娶而力資之。有五子焉。又嘗治盛饌。長跪請戒。兄洋煙。兄殊感之。而未得絕也。君自負善交人。嘗述語云。灼見我心。真我友。直言吾過。是吾師。以此咸往來忠直之士。重意氣。亦皆樂君受盡言。里中儒學長者。遠來寒峻。胥致敬禮。待兒子師嚴。信過已。愛子廷楷能勞之。未十歲。遣數十里外就傅。廷楷新婚不數月。卽命走內江讀書。及歸省。而君以善飲病遂卒。廷楷言君死前一時。有室火者。告君。急命千錢。領衣厚棉被一與之。曰。如是庶可禦冬也。屬纊時。目已就瞑。猶誦誦念爲所親某。婆。募守節之資。不置。善力堅固如此。君配伍有慈淑名。後君五年卒。與君皆四十四歲。合葬長灘壩北岸仙鵝山。子一

人廷楷縣學附生女三人。廷楷以甲申三月遭危疾。懼其死而君軼事將無聞後裔也。伏枕涕泣頓首言。促光第爲傳之。以登諸乘而藏之家。光第廷楷總角交也。悉君甚至。凡扶節仗義之舉。灼在人口者。未易可毛算。獨怪君幼時讀村書一年耳。晚閱國志綱目諸編。乃皆通曉文義。每當執友。譙醉酒酣耳熱。亦或教子弟。值夜闌燈灺時。談及張睢陽岳武穆一輩人。輒奮髯抵掌呼天。噓唏俯仰。若有餘憤。英風毅色。使人興起。又嘗稱宋太祖好讀書。漢高尙武可鄙。其尊崇文治之意藹然。扶世教正人心。與古尙德君子同志。嗚呼遠矣。光第童時與君同舟。溯虎頭城上石狗灘時。秋夜昏黑。君必欲行風濤。洶涌亂石。牙角舟失勢。觸之幾危矣。光第竦然默坐。不敢動。而君方擁被臥。鼻息鼾。齶聲與風水聲相雜也。

劉光第曰。以余所見。今之士夫。剽官餽。祿視王家事。等草芥。隱釀世道憂。

傷矣。里閭肥。猾溷。瀆名器。洪。澗敗類。乃在韋素之流。何論列。廩民知。竄志。孟利君。挺身出塵。塹。跡不越市井。心游義府。得超逸。遠致。恥納粟之入。官黜私。鹽之舞。賢。登英翹。秀。隱持世教。大權名理之爭。豈擇儒末。至於敦實。擁。樸君亦重焉。而。倜儻。麾。霍。抑君餘矣。乃君歿不十年。僅一嗣子。又罹危疾。將不起。報。施。恆。理。容。豈。爽。然。或。蓄。閔。誠。厚。遠。洩。大。昌。安。非。造。物。微。意。要。以。盛。衰。感。動。根。感。今。昔。予。蓋。愧。太。上。哉。

先大母事略

吾先大母之沒二十一年。其時去吾大父之卒。則已二十四年。光第十二歲矣。光第三歲。免母懷。卽居大母之室。對牀而寢。大母絕愛憐之。然老多病。時聞呻吟之聲。每夜一燈。熒然。家人易侍。如是數年。竟棄養。光第幼。無似。嬉戲不靈。但知分食大母甘旨而已。及長。乃稍稍聞其軼事而識之。亦

未隨時存錄。致大母之行不盡著。不仁不孝。罪將奚追。然終不可令大母之賢。不傳於後嗣也。龔氏大姑之見告也。曰。始吾母家貧時。饗殮嘗不給。日已亭午。柴竈寂然。吾與汝二姑餓不支。吾慘不語。二姑幼小則哭。惟汝父嬉笑如常。若已飯焉者也。斯時汝大母數睨吾曹。頗爲好語慰藉。中實迫也。久之。過鄰家借少米作粥。以飯吾曹而已。則託故不食。何知以忍飢陰受病乎。大姑言至此。哽咽。光第聞而傷焉。心酸。淚交頤也。不忍卒聽。大姑曰。然汝大母善蒸米爲紅麴。鮮新能一升米易二升米。他人爲之不及也。以此頗得少助云。大姑則又曰。昔有戚媪。言吾赴鄰家茶果之約。屢矣。貧無以報。又不能不往。終慚奈何。吾母笑曰。我則不爾也。我過人家。嘗不食。而攜以歸。託言食兒女子。實未嘗食兒女子。如此積三五家。則可烹茶召客矣。其處至困。善經營。多此類者。大母弟婦鍾之言曰。自吾撫兩

兒窮則刺骨矣。吾良人在時。議鬻吾者亦數矣。吾支篋。遂於沙灣。紡績而
易米。朝不謀夕。而吾終不改節者。吾蓋視吾劉大姑。劉大姑先貧時。亦有
勸其改適者。怒不應。竟得兒子成立。有田園房屋。今且有孫讀書作官。雖
吾兩子前死無後。然吾一老寡妻。一日不死。則廖氏一日不絕。吾死無慚。
劉大姑矣。堂伯宗壽年八十矣。告光第曰。少吾在杜快鋪。卽聞族老言觀
音灘四孀賢。既而見之。果賢也。去今且五十年矣。後吾拜四孀於普安砦。
四孀抱汝出。汝時方一歲。而大頭吾甚奇之。今亦且三十年。汝今頗猶能
記大母否。光第聞之。泣然泣也。族兄光琳。湛告光第曰。吾不幸十歲而吾
父出吾母。吾無恃。卽邀吾族祖母之惠。飲食教誨於吾父子。吾父子依族
祖母以居。其時若宗緒宗朝諸叔。亦依以居。亦得飲食教誨之。皆獲長大
各成家。然後去。惟吾族祖母之惠。終身不敢忘。然吾不告弟。則焉知。凡光

第所聞而可頗述者僅如此。嗚呼。今日之光第。其何以自克乎哉。光第五歲時。嘗冬夜起。洩。立燈檠下。剔殘燄自照。未敢驚大母。大母隨起。光第止之。異日。大母見家人及諸親戚。輒遍告之。稱吾孫大解事。昨言大母請無動。恐招涼致疾。斯語也。多日猶言之。喜見於色云。

先妣述略

先妣卒之三年。既葬。光第已敬謹爲家傳。登諸乘矣。踰年。光第將服官京師。往辭墓歸。乃中耿耿不自釋。於是復卽先妣恩勤之憫。教子爲善之誠。綴拾紀之。以志吾痛焉。猶記光第生五歲。先妣命學書。日得數十字。輒糝鹽醃雞子啖之。時爲談古故事。自言幼小時聞於外曾大父者。光第則坐半尺几。頷觸先妣之膝。深聽不知厭倦。扳手乞再三告。先妣更爲縷陳。喧聒無所憚。其言至今在胸臆。聞光第又時好與弟妹等爲迷藏。搶地作獅

子。吼。戲。先。妣。輒。不。禁。至。爲。急。衣。帶。恐。跌。而。啼。驚。大。母。也。愛。光。第。特。甚。最。難。譙。訶。然。偶。不。勤。學。或。與。人。爭。卽。理。直。撻。朴。不。少。貸。必。長。跪。言。知。悔。然。後。免。先。考。病。先。妣。繼。以。身。代。時。於。無。人。處。掩。泣。光。第。竊。窺。之。曰。汝。父。恐。不。起。矣。則。愈。哭。光。第。亦。哭。先。妣。終。憐。愛。兒。恐。傷。小。子。心。而。強。慰。之。曰。疾。尙。可。爲。也。此。語。卽。都。不。成。聲。先。考。見。背。先。妣。過。慟。成。疾。復。傷。於。憂。不。數。月。而。堂。兄。光。贊。隨。卒。於。是。教。子。成。人。之。心。愈。亟。矣。光。第。十。四。歲。從。管。先。生。讀。書。里。中。先。妣。命。必。歸。宿。嘗。夜。分。暝。坐。榻。上。以。待。值。秋。宵。大。雷。雨。街。心。水。深。尺。風。滅。燈。火。光。第。摺。油。素。衣。書。冊。而。挾。之。短。袴。赤。胛。踐。電。以。行。眉。髮。皆。溼。歸。則。薑。湯。已。煖。而。沸。急。與。易。乾。衣。問。無。凍。否。且。慰。摩。且。猶。必。叩。今。夜。課。幾。書。幾。文。不。倦。管。先。生。功。課。嚴。光。第。三。更。歸。來。雞。初。鳴。必。起。溫。書。先。妣。嘗。按。時。呼。之。無。一。誤。以。爲。過。早。拂。兒。寐。次。日。無。精。神。讀。書。矣。當。是。時。家。經。變。故。多。支。用。絀。

入不敷出。食常不買生菜。兩三月一肉。不過數兩。中廚炭不續。則弟妹拾鄰舍木店殘杖。剩屑以炊。則堂舅之所賈也。每用三錢買豆花。舉家判朝夕食。以爲常。先妣嘗指謂光第曰。記吾產汝之前夕。頗夢怪異。汝父曾言之。後汝須貴。若果然。其無忘今日。晒豆花時乎。豆花者。吾鄉呼菽乳之未壓者也。此時光第十七歲矣。讀書家益窘。先妣於是半年病。屢瀕於危。戚好見憐者。咸來相勸勉。謂光第漸長大。不如習買便。先妣不然。辭曰。劉氏忠厚之日久矣。今家門當否塞。是兒頗不惡。不讀書。發名其曷承先志哉。兒父在日命之矣。歲己卯。光第應督學試。發出復落。歸入門。上堂拜而起。默默立。先妣顧笑曰。已聞汝被落。不過遲一年秀才。益勉讀書耳。是時家乃愈窘。先妣至。賣屋而買書焉。次年。光第得入學。充附生。卽命絜弟光筑遊學成都。歲夕歸省。以江淺期誤。先妣寤歎在牀。然疑多端。合目而不成。

寐者。連十四夜。及見而轉悲。光第由是不敢遠出矣。無何。舉壬午鄉試。先妣願心歡。無別離可憐之色。驅光第北上。試禮部。而光第蒙先人之澤。遂得登進士。官刑曹。於斯時也。先妣年未五十。有兩婦以爲服役。兩孫女足供笑樂。家用亦漸康。親黨之譽日益。視前時氣象稍別矣。光第私竊喜之。以爲遂養之日自此始。乃請假歸省。而先妣體益瘠。咳疾有加。中更十有五月。而遽棄不孝之養。嗚呼。天之酷哉。斯人復何限。獨使余無父。又使爲無母之人乎。回念入學以來。兩年在省。一年在京。求祿之情。切養親之意。疏形聲。不接方疾病。而不知欲求侍奉。無狀猶復不得。嗟乎。古亦豈無謀祿養之人哉。然而宦學日月庭幃。晨昏以彼易此。何得何失。椎心刺胸。每悔靡及。不可言也。不可言也。

堂兄襄廷君事略

堂兄光贊字襄廷。同治十一年病故。年二十六。嗚呼。兄本堂伯宗耀子。充吾伯父泉溪公爲後子。十餘年娶而生五子。胥不育。終竟無子以卒。豈非天哉。兄秀骨超挺。而有勁力。少時屋左黃蛇出竹閒。吞雀殼。入穴方半。兄手交其尾而中斷之。擲其半地上。蜿騰有聲。血灑然。光第旁覩。甚。而兄詭然謂今日得除此惡物矣。由是頗講練力易筋之法。能屈指擊壁。卽成凹痕。光第深慕羨之。時扳其演示。相頑嬉焉。而兄受書殊善誦。楷法近唐人。嘗從塾師過鄉田閒。師卽景。舉新秧初出水。命屬對。兄取唐句應云。深竹暗浮煙。師頗賞之。爲詩文。輒壓其曹。時於夜分。鬪帙讀大清律例。絨皮甚嚴。光第怪焉。兄舉諺云。民不藏律。光第一日竊發而讀之。笑謂兄曰。是書中不有講讀律令一條乎。兄謾我。兄喜。於是嘗共讀之。伯父多病。命兄棄學。治賈人事。而兄胸中已積磊落奇偉之氣。因不得大噴洩。但時時自

語。竟用早喪。惜哉。同治初。滇匪初平。富順東南路各場。鹽梟數百人。持械
淫掠。吾里人練同心團禦之。匪以是不敢窺。趙化鎮。率成禽。卒匪首里門
外。團練之力爲多。練勇百人。兄卽其一也。嘗酒酣發興自詫曰。吾足跡東
西南北。不得踰百里。如何覽天下形勝。交天下豪英。頗用是自恨。時又自
悼曰。吾旣不能到金門玉堂。作爲文章。發揮本朝之事業。便當躍駿馬。駛
樓船。殺賊沙場。江海閒報天子大聖甯國息民一吐男兒之氣。而今復不
得。今年踰弱冠。志思鬱伊。殆將終死市廛乎。吾命何不幸。蓋青山嶺雄奇。
突兀橫高陣。天合氣於沱江。林石險峻。雲物怪變。兄生產其下。得其地氣。
然歟。何埋沒閭井。閒志氣。開遠如此也。先君之病也。臥起出入。咸兄背負
之。最後兄延一醫來。用藥少誤。先君猝不起。兄大痛悔自責。欲以身殉。死
移時。以救而蘇。不數月。遂以微疾卒。卒之前數日。猶勉光第學。曰。吾無似。

不幸失學。蚤未能光大門業。今此責當在弟。弟其無忘兄言。若弟學復不成。告弟知之。兄死。兄不瞑目。言次泣。到今二十二年矣。而光第學不加進。每憶此言。未嘗不若新入於耳。鼻酸而泣。下心痛。不能休。故謹追記其意。氣志事可昭示吾後人而起。侷促頽靡之習者。次爲傳。箸家乘焉。亦以策余也。

女秋姮壙銘

女秋姮之生也。其母號呼累日。勢至危。僅乃得免。而其死則風疾癩癧。一昔而暝然。余皆未之見焉。夫其生之難。如彼。聞其狀。不驚而不可得也。死之易如此。聞其狀。不痛而不可得也。其在余懷。略得半年。覩其秀惠資質。雖不愛憐。亦不可得嗚呼天乎。既使余驚復使余痛。然則必使余愛憐。何也。光緒七年八月秋姮生。余在成都。九年十一月。余自至京師。其九月秋

姪死。死以三歲。銘曰。

汝生何宇。天妃宮前。何地瘞汝。禹廟之偏。汝骨之脆。槁壤則填。汝性之慧。環誦詩篇。汝魂何依。汝語猶傳。當汝母之幾與。汝併命。汝父則且。懽然而欣然。

子長安壙銘

長安。刑部主事劉光第之第三子也。生於京師。以光緒十八年又六月三十日死。以十二月二十日越二日瘞於北綫閣四川新園。嗚呼長安。今則瘞此矣。長安之爲數月兒。則喜仰而送高鳥。觀空天。最久。抱之入屋。輒啼。光第心異之。謂斯子也。後必有遠志。行天下。好奇無窮。蓋當其生時。光第方讀司馬子長書。悲哉。銘曰。

自汝之有身。敝衣破袴。若乞人子。以爲福基。而竟殤矣。殤冢。纍纍。西城之。

戶科給事中洪公墓誌銘

戶科給事中黃岡洪公之卒也。士大夫無識不識。咸歎惋之。蓋近今十數年。臺諫名能其官者。推湖北人。而公及孝感屠仁守眉君麻城吳兆泰星階爲尤著。屠吳二君。因言事相繼去。惟公在職最久。建白亦最多。竟以時事日非。發憤欲一出人所不敢道。歔歔流涕。結藁已數千言。幾上矣。忽然病。遂卒。不伸其志。悲哉。公諱良品。字右臣。其先自饒州樂平遷黃岡。遂爲黃岡人。祖恩峻。貢生。考鈞。庠生。軍功議敘六品。皆贈中憲大夫。祖妣蔡氏。妣陶氏。鮑氏。皆贈恭人。公少端凝。嗜書。旁舍施伎樂。獨讀不一。往視。避賊山中。挾策哦松石上。自若。一時老宿驚畏其文。所交盡知名士。同治三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年。典試山西。光緒十一年。充順

天鄉試同考官。能得士。由御史歷戶科。終始十八年。挺挺棘棘。守剛不阿。糾回排姦。無擇強克。曾因星變劾當路者。有旨命王大臣傳詰宗人府。明知皆爲公危。有咎公者。公曰。君愛我朋友私情。我憂國君臣公義。皆是也。吾判舍一官去矣。及說帖上王大臣殊偉之。當路者竟罷。累奉命稽察倉儲。剔覈嚴密。劾督場大臣去之。做稍剗刮。然以食其做者衆。至今未得除。刑部獄有濫。已論矣。公於報囚時。疏撻其失。更兩劾其曹及主持大吏。所當不應法成得罪。冤濫以雪。天下乃知刑部失刑也。中日役興。言者鋒擊北洋。公尤力培之。督師及樞臣亦被指斥。有罷者。他劾奏尤衆。直聲爍然。京師頻歲大水入國門。公請修直隸水利。及石景山石堤。並特簡王大臣督理之。水患於是頓息。時有議都關中者。公言關中形勢隔絕。不如擇山西營建陪都。以燕京爲堂。太原爲室。苟或有警。乘輿暫幸。緩則往自井陘。

從容而踰嶺急。則入自居庸。咫尺而閉關。而且疏汾晉之水。可利轉輸。掘溝洫之險。可禦礮火。疏入留中。又疏今之樞關司事。皆漢人嗇夫之職。宜易之以士人幕職一門。漢唐皆以功曹丞掾爲之。請復其制。卽以今候補人習焉。雖皆格不行。天下蹇之。庶幾後有改爲者。然公守舊殊力。累疏阻修鐵路。有請立孫星衍所輯尙書馬注。更請以本朝儒臣所撰經疏。送國子監頒發者。公先後駁之。俱不果行。江南學臣某。請躋顧炎武黃宗羲從祀。公擬疏罷之。因部已議駁而止。有以能僞經自喜者。公憫其自信過甚也。摘其所著之書辨正之。凡國有戰事。尤必致誠。慎竭謀慮。論俄事。謂和不如戰。法事起。奏陳方略。謂宜急救。越南以戰爲和。且謂戎大事宜弛漏洩之禁。而萃諸臣廷議之。遂得數會議和議成。復疏沮償兵費。言我不敢募兵。以無餉耳。敵敢於用兵。以餉將索諸我耳。給以兵費。是爲代敵自攻。

他日四夷搆毀皆將於我取償是我不能籌餉以攻敵專能籌餉以自攻失計殊甚越十年日本復肆我果大創公疏益數十上然是時事與前絕異矣皆不報公嘗與美人李佳白書往反論教案事復疏陳之幾弱後患而未得也於是獨居深念憤呼發狂痛詆時人化倪之態或申且語不能自已其切人不媚如此願嘗有高致往往偕諸名士爲文譙夷使能賦者亦與唱酬往還焉家事一不嘗問尤勇著書於尚書特尊古文仲孔氏學歷斥元明以來疑經諸人而於國朝標置漢學家尤厲博辯嚴斷務鋤其妄折角箴言羣喙盡墮病時自檢書目有古文尚書辨惑十八卷釋難二卷析疑一卷商是一卷古文孝經蒼解八卷別錄二卷孔子家語驗誣記二卷新學僞經考商正二卷經說徵是一卷古韻緩二卷燕京五朝城池考錄一卷五朝宮禁考錄二卷葵園奏議六卷龍岡山人文鈔十卷詩

鈔十八卷。詩續鈔二卷。榭莊咫聞一卷。鷺巢野錄一卷。團練事宜一卷。游
渝拾聞一卷。巴船紀程一卷。東歸錄一卷。北征日記一卷。春明述聞一卷。
皇華日記一卷。讀志問答一卷。武闈瑣記一卷。半畝園筆記一卷。西山游
記一卷。戶垣退食錄二卷。歷年錄四卷。古榆閣蒼談四卷。詩談四卷。古今
稱謂考四卷。教家燕言二卷。誦詩擇要十卷。課孫夜誦詩錄九卷。楹帖偶
存一卷。邵若干類分授其子壻。惟古文尚書各補。印於上海。蓋清河王壽
諶郎中欽其書爲傳之。初不識公。古文孝經。門人王裕宸印以行。餘俱藏
于家。公老而勤其官。仍學不輟。雖不得盡陳善格非之功。而隨事自納其
忠悃。雖不盡爲切己復性之學。而頌經證聖衛道真。闢邪說。肅然有係於
人心。不可謂非豪傑之士已。卒時年七十一。配鄒氏。繼配王氏。各贈封爲
恭人。皆前公卒。子九人。定經。定權。定宣。四川試用知縣。定守。定衡。定中。後

公弟洪璧。世襲雲騎尉。定述。兩淮試用鹽經。歷定鑄。今存者。定權。定宣。定述。女一。適丁文誠公孫。刑部主事道津。孫七人。國勳。國長。國琛。國壽。國永。國紀。國典。世襲雲騎尉。定宣將以公之喪反葬。介吾友楊銳叔嶠來乞銘。叔嶠。舊公所薦。士喜而以詩自賀者也。公卒未一年而德人占踞我膠州灣。旅順口。威海衛。遂連界於俄國。英國。前竟罷者。復當路。其閒御史迭有獲咎者。而學術亦幾裂矣。銘曰。

洪震。番陽。枝葉。碩蕃。忠孝。文章。赫其名。門其先。祕書耳。聾心。了忠。宣忤。檜。三文。克紹。才不。隱時。時遭。靡夷。家乎。國乎。實兼。喜悲。維楚。有材。又七百歲。酷肖其先。亦感斯世。埋幽。詔顯。我文。其阿。光黃。異人。先生。非耶。

署保甯遊擊李公墓表

公諱定國。字春林。富順武生也。同治中。陝甘捻回之亂。吾邑之起戎行。樹

功績者數人。皆官參將。遊擊公其一也。先是公以鄉勇勦滇匪。屢捷。發名於本縣。而吾趨化鎮人。尤頌公不衰。咸豐之末年。滇匪巨股來。聲言必破普安砦。鎮人皆在普安砦。則恐乞援於鄰砦。糜生蕭公鏞。殺賊故有名。賊中呼小蕭兵。以別於湖南蕭杜果之師。而呼壯果兵老蕭兵。至是部鄉勇數百來護砦。公爲其前鋒。越日賊漫山至。砦人大恐。鏞登樓觀之。命洞開南門。賊徐偪對山而陳。鏞麾其勇門然呼。然礮。吾里人用生鐵鑄礮。無法礮炸。傷斃蕭勇數人。砦人愈益恐。而賊見有大礮。顧少卻。公率勇趨因擊之。賊知其蕭兵也。遽引去。公獨追賊至鐵爐坳。弗及而還。於是去砦數里矣。砦中人乃皆咋舌。壯公殊有膽。而益感蕭公。夫公生平喋血。陷陳瀕危。險過於此者多矣。豈不以承平久。閭里不見兵革。聞賊至。驚猶鬼神。然忽視吾人。敢與搏鬪。鬪且勝。便駭愕不可名狀。又利害且切身。而公他血戰。

又皆未得親見。故獨震異之如此。歟。是時光第方孩童。在懷抱。亦居於砦中。然幼未之知也。及長。乃時時聞里父老道公往事。云滇匪平。公隨巡撫劉公蓉赴陝。轉戰同地。綏寶開。累官遊擊。賞換花翎。錫以勵勇。巴圖魯名號。而以母疾。隸歸四川督標候補。光緒六年。委署崇化營都司。金川五屯之一也。公厲精。戮實。憫營卒貧弱。爲籌六季之餉。而訓練之。革蠹書。易斗紀。振窮乏。息爭訟。不半年。民夷大悅。而總督丁公常獨居深念。曰。金川地故產金。苟得官爲開辦之。利必大。其不足以肥我國家。乃遂令某提督馳赴林卡之黃金寺。查勘金場。而土司夷目滋不服。集木號夷人可二萬。圍提督寺中。阻其渡河。黃金寺本章谷崇化交界地。文武吏來會者三十餘員。皆恐且慮激變。賴夷人素德公。公出開諭之。始乃稍稍散去。丁公亦暫輟不規金礦事。然心未嘗一日忘也。是役也。微公。夷人其反。公之去也。兵

民有涕泣者。夷人聚衆阻公不得行。號呼言李公吾父母。吾乃不知有新
任。欲逐新任。公曰誠是我禍也。新官勝我。泣而婉導之。乃得行。夫偏裨
分闔。任苟心存利物。其及於人者。且如此。公後歷署平番守備。龍安都司。
保甯遊擊。皆能清儉有德。惠於戎政。而以積勞卒於保甯。光緒十七年十
月二十九日也。雲南普洱府知府蕭公鏞。前公卒。則已十年矣。自公移居
趙化鎮。鎮人咸思蕭公。愈愛公也。而公今亦死矣。公沈毅善射。喜近文人。
低聲而雅步。光第遊學成都。常相見焉。里有貧士某。失職不得歸。公挈之
歸。推已騎乘之。而徒行隨其後。性尤孝友。母病痢中。裙廁踰必親浣之。侍
老父。能孺慕。待兄子。必上己子。子某女幾人。孫幾人。公之壻方蓮炬。寄公
行狀京師。屬爲表墓之文。光第既追懷舊知。而鄉先輩相次零落。可念。謹
纂公之行義。表而樹諸墓左。以諭鄉人。俾知匹夫立志。則可保廬井。而甯。

國家是宜爲生多故之時者自處者也。

武平鍾母八十壽序

余家之居蜀富順。蓋自余太高祖始。太高祖年九十餘。身後藏於鍾氏之山。鍾氏與劉氏世交。亦由武平來遷蜀者也。武平自軍興後殘缺。文采風流稍益歇弱。陵夷至於今時。其周縣則無一人偕計吏者。而其人出由外籍躋仕途。以余所知。余同年中。已有興安謝端甫大令。中江王萃珊編修。其先盡武平人也。端甫曾浮海道潮陽還。武拜其家祠隴。謁其父老。識其鄉人子弟風俗。嘗爲余言之。卽余與萃珊亦甚思得數月請。急一游先人舊區。蹈端甫之爲。而皆以京朝官資程羈絆。不得遂爲恨。去年武平謝幼翹茂才來。余識之。端甫大興縣署中。數數叩其山川物產。及里中賢豪長者。而尤樂聞其鄉談。效之以寄其想慕。蓋余爲兒時。曾聽之。自余祖母後。

余家無復能有作武平話者。至是去其鄉五世。百有餘年久矣。幼翹之歸也。余思作文贈其行。以比於唐歐陽生喜往復善自道之義而不果。今年乃兩得幼翹書。盼余來南意甚至。且爲舉其里鍾母邱太宜人賢。幼翹誠篤不妄語。其言當可信。其稱曰鍾君繼湯鎮平人。三歲失怙。依母以居。幼而督讀。長而勗賈胥。惟母是賴。及其爲武平人也。轉紙自占。本業日隆。以入資授同知銜。得封母太宜人。古來益貨之家。起富自微者。咸用織醬。太宜人知素封之不可獨擅也。爰命鍾君爲其伯父置管田。歲入租石十八。憫外祖父母未葬而葬之。費金四十。其他飲善之金。烏遊山茶亭四十。榮上鄉石橋五十。古墓湖三省亭二十。饒家排茶亭二十。爲首建羊子灣石橋也。則二百三十。此外睦族恤鄰排難周急之需。不可勝算。罔不一稟太宜人之訓。是勉是加。無敢或墜。今年太宜人八十有一。鍾君謀觴祝而親

交獻辭爲壽詩。因鳳年請子之文序。光第重道遠書不易。無所獲辭。又先
人數百年居處之邦。祝其鄉邑名號。皆爲情親。乃敬而序曰。昔司馬子長
傳貨殖。若卓氏程氏。皆由趙國遠之臨邛。籌策致富。傾巴蜀之民。而巴寡
婦清。能守業。用財自衛。秦皇常爲築女懷清臺。而烏氏僕。以奇繪物易戎
王畜。至谷量馬牛。而宣曲任氏。折節爲儉。富至數世。今鍾君自粵遼汀。地
無趙蜀之懸。太宜人撫孤子。致殷饒。務爲善。過巴寡婦遠甚。令甲費資盈
千者。朝廷則賞樂善之坊。殆無異懷清臺焉。閩粵諸紙物。或遠載銷南洋
諸島。歲獲金錢多。奚翅馬牛。鍾君爲勤儉。取而能予。保富必長。援古證今。
甚彰白也。且聞鍾君爲富人。能近士慕文章。其必有賢子孫。讀書崛起。光
門閥大之。且光武平。而太宜人尤當膺孫曾榮名之寵。顧而樂之。頤養以
至百歲無疑矣。異時光第還武平。必介幼翹訪鍾君。登壽母之堂而拜之。

歸見王謝二君。將爲道吾武平士女。有鍾氏之賢母焉。不知富順之鍾。居於鎮平者爲何如也。

彭君子文壽序

彭秩階孝廉。寄籍昭通。舉於鄉而北來也。因宜賓賀少九。而請爲其尊人子文君壽言。旣而秩階再來謁。奉事略以進。意殷且專。光第弗獲辭。乃敬而序之。秩階之稱曰。吾父六歲而孤。卽聰謹能得大母懽。友愛吾叔也。至老而彌篤。待宗族昆弟甚厚。爲先人卜葬地。弗憚勞艱。以獲嘉壤。其他恤窮困。振荒飢。或獨籌巨款。或陰散碎金。多不可計。其懋遷雲南也。川商首之。當是時。回亂未靖。方用兵。民貧餉竭。鎮府委辦商捐。乃日登衆商之門。曉以大義。忠憤見辭色。皆願助金。解餉至萬一千有奇。其後岑襄勤公勦賊鎮雄。餉復竭。勸捐昭通。鎮道因前事。復委辦捐。集款至萬三千有奇。而

吾父告吾母曰。自吾董勸捐。而同業者皆奮。吾甚慰焉。吾欲竭力輸金。而奚若。吾母亟贊成之曰。此大義。復奚疑者。於是吾父獨捐千七百金。而前則已捐千三百云。凡吾母之贊助吾父者。皆類是事。平奏以州同補用。同事筮仕者數人矣。吾父獨不出。襄勤公再三敦促之。終不出。或勸之曰。吾豈不愛官哉。誠恐敗德而害民也。好以書自隨。多玩先儒語錄。而尤服膺呻吟語一書。嘗曰。呂叔簡。吾師也。蓋生平志事如此。今歲乙未。吾父年六十有一矣。吾母則亦十矣。耀宗無似。謀欲治觴爲壽。而思得吾子辭之光第。維呻吟語一書。本朝收入四庫。欽定提要。稱其不侈語精微。虛談高遠。而篤實踐履。絕無朱陸末流放浪迂腐之病。當時如陳文恭。栗忠勤諸老。皆極力彰美。序而傳之。時至於今。以余所見。士夫中究心此書者。希矣。甚至膺民社之寄。託蒸黎之命。天子與共天下。而短淺恂恂。有不能舉。

是書之名者。卽或有之。亦徒資口耳。正如今時一鉅公。自飾讀傳信錄。有年。忽然冒不韙。爲國禍首。比附奸桀。以忠直爲非。尤不可解。而子文君託迹市廛。朝夕備販相接。乃獨潛體密玩。實能見諸行事。久且不變。豈惟市人學士大夫實愧之。昔者治箴叟賣醬翁之講易也。而二程子袁道潔實與往還焉。若明王心齋。則以鹽丁而師事王陽明。朱蘊奇則以網巾匠而師事馮少墟。皆能奮起庸末。閉親炙大師。成就德業。垂名於身後。君無所稟承。以布商而私淑呂氏之學。謝絕榮祿。毅然得所宗。師且俾天下人知聖人之道。無人不可以爲。而可撤漢以來專指此學爲經生文人之業之蔽。而爲效。次復卓卓。將必有觀感而興焉者。其有功吾道。豈淺哉。呂氏所稱混迹五濁之場。逃名六合之外。是曰市隱者。殆不足以盡君秩階歸去時。試敷斯義以爲壽。亦庶幾非世俗鄙諂之辭乎。抑余更有說焉。國朝

陸清獻公有呻吟語疑各條辨駁嚴覈誠爲呂氏功臣亦閒有原書并未涉及程朱而以牽涉爲疑者似猶微存道學人門戶之見然要之二公皆較然不欺學術事功的確可信秩階介壽餘閒並奉吾說質之子文君爲何如也

慶芳翁壽序

距湘坑湖二里山益高雲木深秀道旁老松參錯若古衣冠丈人十數輩蒼顏靜氣拱而肅客然者余則竦立起敬悠然念此樹殆數百年自吾先人未入蜀前出入經過至此必嘗仰睇俯摩焉第不知當時爲樹幾何高幾丈大幾圍惜吾宗人鮮好事未有如昔人纂修村鎮志者紀其道樹并石令後得有考也村口公王祠左老杉一五巨於松賊斫焉至今根柢槃槃然余甚惜之俄見溪橋林屋閒白鬚朱頰老人纓冠補服花袍粹縑而

首諸人步村口來。迓諸人多。衣襦衫溫溫如也。老人踟踟如也。余則趨而拜之。導而徧謁諸祠。禮畢。又一徧拜之。然後飲於祠。道歡樂焉。夫以西徙七千里之宗。時越五世。斷音息者百數十年。日歸而不得一歸者。亦已數十年也。而忽歸。莊生云。去國數日。見其所嘗見者。而喜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况乎昆弟親戚之馨欬。其側者乎。余之一旦得歸。接吾宗老族人之馨欬也。喜可知也。老人聰而健。築室湖村之首。獨深愛余。無數日不見。見必殷勤以語。語絕親。往往邀至其家。飯或乘他往歸。亦必遮於路。延坐小樓中。煖酒蒸鳧。笑容溫語。如有非常之樂。是惟族祖慶芳翁。卽前日迓余白髯朱頰者是已。翁神明強固。厚德人也。恆以身不讀書爲憾。見士必禮待。師儒敬有加。命其子楚珍先生。服儒服爲諸生。紹乃祖之名業。尤拳拳焉。湘坑湖在武平大湘亭萬里山之

上。近天而氣清。羣巒攢繞。有空如凸。雨則漫溢。成大港流。爲古文上之形。自吾始祖二夫公。元時避地居此。五百年來。吾族代有文學祭酒。耆儒大。蠶蟬媽相承。爲武邑之望。咸豐中。髮賊蹂汀州。躡武平。北踞於湘邨。吾宗人率丁壯以南。溢洋奮。而不虞賊之他道掩至也。相驚竄。摧陷頗衆。迨賊平。而人物創殘甚。山中藏書俱燼。文獻蕩然。老輩流風少替矣。一二遠圖之士。爲此懼。於是力崇文學。尋理墜緒於劫灰兵燹之餘。又若干年。而後茂才異等。始復廣續駱驛。見稱於時。而慶芳翁卽乃力崇文學之一人。嘗爲余道變亂後時事如此。余獨怪一祖之衍支分脈。肇州族而居。或則遭亂。翦刈若村口之杉然者。或則免於尋斧。復覩太平而躋老壽。若村外之松然者。此其閒乃有幸不幸歟。將造物者果有所計校於其際歟。則孰使翁之得爲松之人。而免於爲杉之人也。可幸也。余嘗繫牒從翁後。往探鵬

鳩地祖墓。蹊術斗峭。荆麻拂人。田塍避足。不肯受。翁夷然大踏去。登山不
屑扶杖。墓在山頽。既趨而拜之。更導余造顛頂。高矚石峯之上。徘徊且久。
於時北風起。勁甚。勢欲仆人。卽余幾不自支。翁弗覺也。領余徐徐躡山尻
而下。此時翁年則七十七矣。昔沈文愨公七十五歲時。尙游黃嶽。陟天都
峯。賦詩以歸。其後年近百歲。以翁視之。當何如。余之將返也。楚珍先生。豫
以翁八十壽言見屬。余謂翁精神殆不止百歲。而其崇紹斯文之意。得後
人光大流行焉。則壽莫壽於此耳。抑吾聞之。過喬木而趨。商容之言也。欲
知其地。視其草木。斯孔子之言也。公王祠。今又有杉。徑尺矣。道旁羣古松。
所以表一鄉者。今亦少見。損矣。願吾楚珍先生。徧告我宗人。當皆寶愛而
護養之。令杉得永堅。其節而無使松之剝。其腹而剝其膏也。抑猶有合於
扶樹道教深心者焉。

余淑人壽序

余以戊子之夏。重來京師。寓居繩匠衚衕。其時吾縣之士。官京朝者七八人。而居最近。余則惟王郎中掄。三吏部。始而比戶。繼以對字。去皆不過百步。昕夕過從。討論文史。或與盱衡扼腕。痛挾時事利病。至夜分不忍罷。維時吏部君長子岱雲。或偶來侍坐也。岱雲不喜讀書。猶頗有少年子弟之過。吏部君終不言。然窺其意甚恨。且微聞岱雲之母余淑人。絕愛憐之。余亦默爾相惜而已。余與吏部君居相接。志相樂也。無出三日不見者。而余妻則固甚與吏部家同巷而處。數年。未嘗有一介奴婢以通往來者。婦人之行。不出閨門。故於淑人之德性。未有聞焉。癸巳春。吏部君病亟。邀余偕廖太史鹿萃屬後事。猶日坐賓館共食。岱雲來侍飯。乃頻頻顧之。欲有說而終竟無言以卒。時則岱雲之爲。猶未卽於道也。余淑人曾命奴來乞余

往切之云。其秋岱雲扶柩將家而歸。吏部君在時。嘗要予以身後之文。余諾之。而至今未得以爲。忽忽已六年矣。今年岱雲復來京。未至而吾鄉士之計偕者。羣口之不絕。咸謂岱雲力農務本。非復前日之爲人。余乃竊喜以爲吾友之有後也。及至而謁余。始知以其母六十之壽來乞余文。歸將召賓客而賦詩焉。且將用其時成子昏禮。俾新婦入門。爲老人歡。於是親紀淑人生平。略千餘言。甚厚知要。似讀書識大義者之辭。余讀之。喜愕欲涕。曰。子竟能爲是耶。惜哉。安得子之先君在日而覩斯作乎。其略言泰常之母年十七。歸吾先大夫。當時吾曾大父母大父母咸在。於吾母無不喜也。吾叔四人。姑二人。無不以吾母爲勤而有惠也。先大夫少賤且貧。逐末違時。動與命迕。晝而賣買。夕而講貫。惟吾母辛苦以輔之。先大夫病。吾母割臂療之而瘳。跡若茗椀。然兒輩不忍視也。嘗謂吾與汝父少時。每三更

不寢一燈熒熒。機聲書聲相和也。至今如在耳者。滇匪之亂。三歲坐居。養
親育子。唯母是職。而先大夫課文以自潤焉。先大夫甲子舉於鄉。仍歲不
給。又十二年成進士。積官吏部郎中。掌印於選司。銓衡通簡。不牽勢利。吾
母亦力遠浮華。與先大夫比德。今泰常幸得伏處田閒。治穡事以養吾母
也。泰常無狀。不能揚詩書之澤。負我先人。惟是力於家者。謹禮明讓。日卽
種植畜牧之理。而研討之。骨肉調合。庭室潔清。竹蔬挺滋。豬魚肥美。子孫
勤勤以耕以讀。吾母顧之。庶幾樂而忘老乎。然非得先生文之。將無以慰
吾母之懷。而少伸人子區區之意。請先生爲壽吾母之文焉。余以吏部君
誼厚。壽其配固當。且感其子之能賢。遠以求吾文。豈得以辭。然使余言之。
亦何以過岱雲之言也。末世人心競敝。倫秩乖違。京曹絜家者。往往濡染
汗習。崇其口體。縱其嗜欲。驕其心志。以陵轢其儕偶。或則呼朋結會。張華

鐙敷綺席博戲以飲笑聲達於閫外爲之夫者弛而不綱至有甘爲傭奴受唾斥一聞虎婦之聲輒變色而栗忍視其搏噬傷已天親而不敢救甚者香車繡轡奔走權門結歡要人妻妾或致孝於其母盡殷勤務生其愛陰藉靚妝炫服甘言善暎以當丐攘富貴之具傳說怪駭不可究詰一朝有故當返鄉里持淡泊則涕泣不肯歸去此其關係豈淺小哉貨利聲色之故中於人心者既深由是風俗之敗先見閨門而包羞亡恥寢以及國國乃可不問矣使皆如淑人焉敦素而守禮尙何世道之可憂邪岱雲之易其非以從道吏部君惜不見之而猶幸淑人得見之以娛暮年此可賀也自此而孫曾之樂無涯已余方羈遲京國日蹙百里空抱癩憂而復日覩鄉人士以利相角求爲吏部君時亦邈不可得矣於岱雲之歸其能以無羨乎。

湖廣總督張公六十壽序

光緒十九年三月。俄太子來游。歷中國。轉海入江。履粵及鄂。湖廣總督張公。迓以軍艦。聲礮致敬。而出會於舟次。太子年少英武。見則叩。兩湖治具。民風甚悉。公一一對之。乃大驚服。言吾聞公文章政事。震爍中外。爲國家幹事之臣。今益知不虛。然地狹不能盡公才。內公政府。豈不更善。越日。燕於漢陽晴川閣。賦詩贈之。極歡去。昔延陵季子。歷聘諸夏。至鄒。見子產。如舊交。且謂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後卒如其言。持以校。今俄太子事。古今人才。識豈相遠耶。公治南服。幾徧。非蕞爾鄒所得比。然恭敬惠義。樹先王之道。教而支柱之。經緯潤澤。不辱大國。於子產。抑豈有異也。雖然。子產聽鄒國之政。能行其志。而盡其用。公則其督兩廣也。越南之役。法人攻臺灣。急且有北駛之意。公擬請調南北洋師船。會香港。截其運道。或言如是。

則廣東必叢攻。公自忖戰備略具。卒上其議。格不行。繼由公所薦將與法人戰而勝。而忽議和。公力爭之。執奏至二三十。屢被嚴旨不恤。於督兩湖也。中日之役。以無謀主之故。軍屢失機。京外咸引領望公入政府。上亦有旨促公北來。忽中止。命公督兩江。公仍不得以保一隅自幸。先後奏密計甚多。皆關大局。然亦往往格不行。於是復移兩湖。則舉一切維新之政。所謂器師賈師田師諸官。愈益推設精究。應變要時。先理而動。蓋公爲世儒宗。所至必興學。所成就多通材。而以時事日迫。於爲將帥使絕域之選尤亟亟焉。豈非命世先覺。真識時務俊傑。中國神智人哉。荊州古稱咽喉。地治否。天下低昂。用公鎮之。固宜。然嘗觀周之盛時。召公治四方。巡行鄉邑。甚得民和。及入爲三公。恐成王年少。不留意治民之事。爲詩戒之。復作誥勉王。以其疾敬德。且時周德方盛。乃言祈天永命。以警之。及周之數

世衛武公能文章聽規諫作抑詩以自儆既言紹先王明政刑矣又必修其車馬弓矢戒戎作而邊蠻方說者謂是時中國微弱故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當用此備兵事之起治九州外不服者其後入爲王卿士凡所謂手攜耳提告之話言者必更能諄諄切切無有已焉可知也宣王中興令辟內修外攘而沔水詩人規之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又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諸侯有敬其職者讒人猶興言毀惡之又時尹吉甫作詩而美仲山甫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又曰仲山甫永懷後人以爲大臣以主德爲重馳驅王事繫心闕廷是也又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殆言大臣不可久於外也今之世視周成王宣王時何如如是而望有進規補袞格非心引當道自比於召公衛武仲山甫之倫舍公其誰哉一旦吾天子念禍亂之萌鑿毀之興慨

然思得忠誨之士爲畫策。臣許謨遠猷用以延我聖濟之命。舍公其誰哉。夫公以道事君。豈以內外爲加損者。然而海內望治之夫。憂時之彥。咸謂非公不足以云道濟天下。而天下必溺。而今公年則已六十矣。今秋八月。爲公誕辰。公前視蜀學所授業諸弟子。官京朝者。各賦詩以樂之。而屬光第序焉。光第少愚鄙。未獲列公門。然由公故知讀書。時時想聞風采。去歲以遊東南山水。過鄂。乃一謁之。縱談名山及當世人事。公不以爲狂。且出過許之語。序其不得以辭。公鬚髮雖蒼然而降神同甫。精滿八極。必有神明之壽。追召公之百餘歲爲國黃耆焉。若衛武公年九十。詔國人曰。無以老耄而棄予。公亦必有臻其年。而修學愈密者。故敢雜條詩書之義。而陳之以明公雖在外。不忘王室。王室其終賴以振焉。而俄太子之言。將與延陵同信。斯則吾人所朋祝者爾。抑猶有說焉。今時瀛海大通。萬國咸會。有

能贊輔吾君。力行周孔之教。修明禮樂。使吾仁讓居敬之學。遂以流出中國。而化及敷天。尤爲不朽盛業。其壽與天無極者。公亦儻有意歟。

馮母張太宜人八十六壽序

余友吳季清大令之門人馮君書臣。誠志士。大令需次京師。與余居同巷。戶相嚮也。書臣以會試來主其師寓。余因而識之。其後季清得選缺。西安。余方南游歸。復遇之武昌。季清請假將返蜀。壽其母羅太恭人。而乞余言。適偶觸余孤露之懷。卻而不忍作也。今年書臣復來京。由古人身言之科。獲知縣。引見掣發廣東。同輩有爲欣幸者。書臣獨詣余。自言殊迕素志。誠欲得簡瘠之區爲之。庶少試吾儒學道愛人之術。且聞粵俗侈而悍。又夷。訂盜橫其閒。自料才分短絀。慮無以稱上意。余則大蹙之而告之曰。君既克念此。必能盡職。有益於人。且時存一利物之心。卽才富練而愈出。焉哉。

今之世爲萬物吐氣者必君輩矣。既而書臣奉事略多丐觴辭都下。亦不遺余。余辭亦不見聽。蓋承命於其尊人而爲其祖母張太宜人八十六壽之所作也。太宜人早寡立義。頻遭變故。復厄於族豪。而三喪卒賴以舉。減縮衣食。積贏以施。而災黎無萎孳之虞。全活者甚衆。年踰六十。病目矣。尤勤紡績。以課家人。時時拄杖行。聽諸孫讀書聲自樂。曾孫男女羣繞膝承歡笑。或教以算術。星家言爲永日之娛。族戚子姪來候者。必莊飾而以成人之道誨之。今年且九十。有子一人。孫八人。書臣其第四孫也。曾孫十三人。元孫一人。嘻。盛矣。書臣又言其高祖思明公。當乾嘉時。教匪煽亂。以善火器。里人共推之爲洞長。賊首鮮大川。猝以衆至。公連發鎗擊之。斃數人。衆寡非敵。遂及於難。子姓被裹脅者十餘人。後皆得脫去。一日而歸。殆若天所相云。余維太宜人以苦節之貞。得旌於朝。以賑饑故。復得賜樂善好

施之坊。獨思明君以忠節死義。當時未蒙顯卹。星流歲改。烈蹟銷沈。蓋不
百年而世無知之者矣。在晉常氏纂華陽國志。紀一方人物。凡屬節義之
倫。往往其時守長。圖形府庭。立石銘表。亦云彰矣。乃道將之書。流傳至今。
而巴郡士女。讚獨闕。讀者憾焉。今則俗益偷。風化亦愈替。爲官師者。不復
知旌別爲何物。雖有奇行懿德。自非其子孫力行張顯之。誠有如昔人所
歎。忠魂義骨。與塵埃野馬同沒於邱原者。蓋亦多矣。豈不惜哉。然吾聞忠
義之後必昌。則夫古今史冊所載功名位業炳赫一時。安知其先非多抗
義守節。埋滅於杳冥闕寂之人。名雖不傳。而其理要可意會。而得馮氏之
門。亦究觀天道人事之林也。馮氏巴州冠族也。其地連達縣。吳氏亦達縣
冠族也。季清之母有賢行。與太宜人俱爲女宗。異時有著書續巴郡後賢
志者乎。吾將舉思明君及二母與之。書臣惟當益勉爲良吏。報朝廷。不隳

其家世以求志事足傳。斯可矣。常志稱王敬伯愷悌德惠。民爲立祠。又述其祖母性嚴。子孫雖見官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頗聞太宜人平居遇諸孫有過。輒加怒斥。然則書臣今雖服官。其亦有慄慄自危者乎。書臣其將余此文歸報賢尊人之命。陳之壽母之前而樂之。且寫寄大令西安。俾知余意而愈厚於自待焉。

近廉劉君壽序

近廉劉君習賈於市。能以業自豪。令子助楨。與光第同歲補弟子員。又同學相得也。甲申之某月。爲君七十壽辰。助楨謀製錦陳詞。以爲壽。而丐光第文之。光第辭不得辭。光第最善君。當日遭瀆逆之變。能識大計。不可及矣。方蠶蘗萌動時。君力招親好入砦自保。咸不聽。以爲非計。賊至始紛然來投。屋舍飲食諸費。一君焉依。全活者甚衆。嘻。對異人。規同計。鮮不喞。眙。

且疑且賊者自古皆然也。國朝武功最盛。平髮捻之前。以勘定教匪爲巨辦賊者七八年。費帑幾二萬萬。始將罷師老。而賊氛方熾。睿皇帝元年。玉亮德楞泰奏言。卹堡禦賊之法。上恐其擾民。未卽行。又數年。而知賊資糧於民。民助伍於賊。官軍縱賊而實。養驕鄉勇。藉賊而便。虜掠不先安民。何以辦賊。此龔海峯太守堅壁清野四難十利之議行。而冉王高馬諸逆。乃得草薙而禽獮之者也。夫以廟謨之神算。將略之優長。羣天下謀臣策士之羣畫。至六年而始召三省行之。世以太平迄於道光咸豐。閬川之民不親兵事者。又數十年。賊一旦發難。其平教匪時。砦堡又皆在巴達夔巫。我川南之民。方羣笑築砦爲自困地。奔江竄山。而卒不免於虜脅。悲夫。昔或人說沛公據函谷關。三老董公說沛公師出當有名。宜先聲項羽罪。雖其得天下龍虎功多。制先扼始實基此焉。君未讀經世書。而力持築砦之議。

令生當平教匪時。縱弗得遮輦要說。而進謀額德。勒諸賢。一發而制。賊之死命。以克迅奏。庸公安知不功。首吾鄉之楊羅。而美媿古之。或人董公歟。匹夫有重於社稷。一策之得天下。賴之人之智識。在賢不賢。而非在貴賤也。果矣。請持此義壽君。而希衆賓詠歌。以侑可乎。但近今之患。又不在潢池。中矣。君必更有胸中奇者。尙庶幾一吐之。

贈曾玉舫序

黃君鏡湖。余與遇彝陵之次。友焉。同北上。鏡湖宜賓人。善時文家。杜君惺齋。余同學錦江友。又同年舉於鄉。惺齋宜賓人。善時文家。之二子皆不棄余。顧余時文乃遠不若二子。二子之友余亦非取余時文也。然余得二子時文之益頗深。甲申春來成都。識曾生玉舫。嘗相過從。且偕覽花潭草堂諸勝。相樂也。玉舫好學。輒舉時文見詢。嗟乎。玉舫視余。豈知時文者耶。玉

舫生長宜賓。抱敏秀之質。其去黃杜二子。遠不過二里。近或與望衡而居。其平日相與切劘。必有十倍於余者。其斟酌挹注。將更有在二子外者。而何詢於余耶。惺齋與余。在省在京。一聚皆不過半歲。鏡湖數閱月耳。而余所受益。二子若宏以多。是豈余取善之誠。無亦二子者。言論識鑑之精。實克漸之深。而感之速。余則私幸哉。夫以余與二子相去遠。相知甚新。處又甚暫。獲其益若此。則夫久焉近焉。朝夕相見焉。吾知其必有得也。而何詢於余耶。然吾嘗聞鏡湖云。時文佳者。不自時文來也。此語余識之。願爲玉舫誦之。惺齋居平。聞人朗吟時文。輒掩耳走。作欲嘔狀。故晨若夕。未一見其肆及。然惺齋文。乃時時益工。此事余偉之。不願玉舫效也。要之。今日之時文。苟科目一日未變。而有志於斯途者。萬不能不作者也。然而薄時文者夥矣。是當求乎不可薄之數也。玉舫歸。試語二子。二子其更有進我者。

乎。

送陳洛君先生序

今國家其時勢而合需才者孔棘。富順蜀繁治。來治者不老疲。憚其劇。率多用利藪便也。新城陳侯吾洛君先生。以光緒戊寅任。除穢鋤豪。百治以振。始民嚮其烈。繼用大頌。前大府丁文誠巡武。戾茲土。告以令君西蜀無雙。在紳耆是時。民未覩新政。將疑信半。竟十年。化洽而民服。語乃至此驗也。戊子調署成都。羣情悅。若有亡失。舉不自知。若此何心。光第先生縣試首拔士。謬蒙期推。以訓以養。自通籍而歸。服闋將赴京任。先生猶在富行有日。以光第得望精光。親炙久。曷得無言。請益而蒙自隱之。謂成都非全川所首善耶。舊土沃民。侈尙文學。其賢者溫容都雅。緩步低聲而競養。不肖飾虛偽。攻佻薄。翹子衿。乃長盟匪焉。習則相踵矣。令其邑。非巧營。

曲合。上者。卽多。太息爲勞。大夫俗化。一諉於上。上又非與民近也。比聞附郭近郊。數見刦案。固知先生德威。將有聞風凜遜者。然昔武侯用何祗爲成都令。發奸擄伏。人無敢欺。議者猶或非之。教養之缺有閒矣。方今海內彫素。樸貴珍怪。墮人弱我之術。賈生云國已屈矣。盜賊直需時耳。齊桓侯無疾。扁鵲以爲在骨髓。是以聖人豫知微蚤。從事匪上醫。蔣奚爲療。未然而乎。宋嘉定十五年。蒙古入西域四十餘國。道路傳西藏似有夷警。雖在么麼。不足比數。傳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矧今非瑣瑣無似者例耶。又人滿而武不滿者。周潢池行省二十一皆是也。無論異教。滋蔓其術。不振而終必蹙。跌惡驅除而後馴焉。或竟不得制焉。憂直隱隱大哉。成都數十百萬口。文弱則追江南。彘者滇。逆竄省虛聞。信闔城洶洶。羸穉相嚮哭。則殺牲判醉飽。陳寶玩。撰訣絕言。甚有促妻子爲自盡者。幸乃寇未至。獲安堵。

無恙而又相喜。權呼爲笑。樂罔極也。周官六鄉六遂之教。縱泯焉。伯子晉城得精兵。陽明弭盜南嶺。似亦今所急務。加以去年通奉特旨。整飭保甲。豈無貫以實心。因法行德。闡進於成。周尙功糾力之治歟。斯必非在朝買一舂夕。購一礮。總總以爲武備之法意也。嗟乎。宦途趨避。閃鑠何止萬端。一託諉於大局。大局州縣之積耳。匹夫發憤。精氣動天地。矧乃負英略。握忠志。自強之士。而肯爲媮苟。以圖名位乎。才亦少乏矣。親民吏。又耳目之所不隔者。誠得留心良實。陶成而甄出之。何卿威虜之材。姚孫禦戎之吏。固成都所不借焉者也。今日公家之誼。亟在得人。而自強不得其人。則教與養守與變。皆將有名無實。而國乃愈弱。抑有說者。近代胡沉之於陶林。乘則獨豐。其磨淬而發之。異矣。劉中丞有功蜀人。配享賂祠者也。先生豈有意乎。時命難言。志士堪自圖。世固需才。才將安出。此誠難爲奉文守法。

規規焉參驗稽決者道哉抑豈可聞於平流徐進從容吟楷之子者乎唯先生幸更教之其諸善政在吾富他仕路重迂闊繁難終不肯一二爲焉而無誠卒鮮成者父老耄耄咨嗟涕泗嘆以爲二百年來未之有也士民翕頌將俟他日竟其用請祠名宦時曠上功德而簪筆者書之藏在史院摘之登諸邑乘無俟門下士贅言也昨侍先生言猶多未盡之心今將送先生成都以先生社稷之器而大賢之後方望溪之期高素侯賁李安溪又平日嘗語光第者也故敢奮發狂直揭今時勢所急必其人而可吐者因地論列而以獻

隆興寺肖普賢像序

釋子之教聖世無之自井田不能勝其養學校不能勝其教而游惰邪僻者衆焉蓋釋氏興矣亦將出其力爲朝庭分教養之權者也立餓夫乞百

錢無應者莊嚴資福檀施累矣。加冥頑刑戮。罔懼者獄堂苦樂懺悔矣。嚮非主持勸善消納於無形。引導於不覺。迫飢寒爲盜賊。姦宄回邪。抑又何所不至。古碩儒闢之爲吾道防也。今雖聖王不廢焉。以克少佐吾教養之遺也。亦相與安之士之詭者。竊儒旨作經。傷世顧崇之愚矣。其徒不肖惑俗漁利爲世害。又非釋氏之罪也。蓋自濫觴有周以來。滋漢衍唐。廢廢乎今茲爲巨浸矣。本朝巨公。佞佛者衆。鄉里馴愿。並夫豪競者。晉稽首焉。斯亦聖道之窮。悉乃致之。然未嘗不陰輔王化也。吾里唐君玉山。今之周孝侯也。中歲改行。修志玉山。不讀闕里書。而崇敬師儒。不諳維摩宗旨。而頂禮奉持。不倦爲母祈壽。走峨眉者數年。又定子午卯酉之年。與同志爲普興香甲會。肖普賢像。供里中隆興寺經樓。以文殊觀音配之。各行其志。盡其心而已。儒者笑之。農工商賈疑之。奉他教者嗤之。余曰。此不廣大矣。天

下大教。四孔教。佛教。回教。天主教。皆生亞細亞州。而佛教最廣。中國奉佛。尚已。此外如蒙古等部。西洋南洋諸國。東洋之日本琉球。罔不奉之。外此三教。皆不如其廣焉。而惟師孔教者最少。蓋非中州清淑之區。不能行習。異彼蠱者。殊俗異性。皆得範圍。故佛之所及。尤廣爾。以吾觀二千年來。中土佛教。咸不敵儒教。詎非風氣歟。吾方恐奉他教者。隱滋世變。殃及佛力。又憫農工商賈。愚者恣肆。靡於忌憚。尤傷靈儒。陰賊險狠。節令言而行。反爲釋者笑。斯誠世道之憂也。適玉山來乞序。並此感書予之。

上張安圃師書

自乙未秋閒。在廣州謁侍。歡聆訓誨。倏已三年。修問闕疏。實深悚疚。乃今復蒙厚賜。重以教言。眷注殷勤。慚感曷似。光第冷僻。猶昔。與世既寡。相諧兼以性愛農功。欲盡介然之分。惟是一畝難專。戀懸三釜。方且徘徊市朝。

冀氣機之幹。轉有如大廷。一日盡易賢人。君子穆穆。布列維新。守舊咸得其宜。庶幾西川邊徼不見奪於外人。然後青鞵布鞵。踏嵩高華嶽而歸。戢影邱園。抱經牧犢。長爲聖清太平之民已矣。邇者東朝震奮。似欲攬持綱柄。頗非舊制。然苟樞府二三大臣。皆得賢者爲之。天下事亦未始不可理也。前安徽方伯于公抗論政府。總署諸人更多所薦列。天下想望風采。以爲有古大臣之概。咨歎至今。聞其奏至時。上亦頗有所動。光第妄謂此公奏上。天下督撫固當愧之。卽都中大臣言路無不當愧之者。今日有心人屈指數各省布政使司。必首舉于公。及吾師與邵實夫。以爲非時輩可倫比于公。旣發憤不顧一切。慨然言天下大事矣。吾師素負清望。關心大局已久。豈肯寂然無一言。繼其後耶。今雖時勢難爲。然朝廷要爲。尙以大臣爲重。光第常又妄謂京官三品以上。外官二品以上。果能齊心合力。凡遇

大。大。書。毫。無。顧。各。當。其。所。欲。言。則。朝。廷。決。必。擇。善。而。從。之。亦。使。外。人。知。中。國。大。臣。議。忠。謀。實。繁。實。盛。而。隱。消。其。覬。覦。之。私。焉。豈。非。祖。宗。神。靈。默。默。引。望。耶。又。豈。徒。舉。國。四。萬。萬。人。民。所。託。命。也。去。歲。南。皮。制。府。壽。日。光。第。於。其。蜀。中。門。人。序。文。頗。陳。此。義。未。知。見。謂。云。何。然。已。似。讓。于。公。出。一。頭。地。矣。狂。瞽。之。論。知。必。無。當。於。高。明。伏。維。不。棄。而。裁。正。之。幸。甚。

武昌書陳獻臣

癸未秋與成都陳子獻臣遇於武昌訂爲友臨別應贈言余不佞復不文而不可辭書一首爲贈猶記辛巳壬午之間余遊學錦城獲交成華人士尊經錦江又考全蜀而爲雋成都人強半聰穎省垣首風氣大過窮鄉僻邑浮華者亦往往習虛矯其病乃爲他邑所無錦江承故事尊經高材生明敏好學者不乏惰弛者不足責因而驕蹇且傾軋者是自棄自賊材惟

心知嚮學。不求乎實用。拘文牽義。摘句而尋章。按格而就局。唾拾乾嘉以來餘習。侈然方謂所據乃千秋之業。噫。學僅如是已哉。川省樸學絕數百年矣。國朝師學相承最盛。又以僻遠風氣不得開。又由五方來雜處。無一縷文獻。漢唐宋明之蹤跡。渺不可追。本朝士夫道德經濟文章。又不足薰炙而使之奮近。今人材中外咸以川省爲殿。蔽臣成都人。出外遊數年。爾成都樸學漸開。蔽臣嚮聞之。宜爲吾省賀也。今聞吾語。都人士學問流弊至是。又當爲隱憂。嗟乎。士之修於鄉者。如是。他日獻之廷。安得有不如是。蔽臣與余。今均登仕版矣。吾鄉近來仕宦。眞令人感愧。哉。先前一二當路。可援拔人才。殊棄絕不一顧。并不少提倡孕育。其反是者。及未免徇私情濫保。非愛人以德。不視其才器而玉汝之。京秩諸公。日謀溫飽不暇。或因趨勢隕敗。或稍假事權。便自大欺人自欺。且漁利便捆載歸。不復出。否則

亟亟求改外不安清苦。一有小利害。卽縮首捷足去之。恐不速。終身不復問國家事。噫。此吾鄉之京官。不知吾君何爲而設京官也。膺外任者。州縣則以爲此財窟。吾田宅衣服輿馬。此焉增出。府道則自顧家已康。曰。今吾可歸矣。鄉之中。其有名宦。鄉之愚夫婦。其涎羨我也。甚者至於貪墨驕縱。抑或清廉。又殘刻無狀。噫。此吾鄉之外官。不知吾君何爲而置外官也。今日外官之弊。不獨吾鄉。京官則吾鄉爲最。閒有克自樹立。思欲奮興而多。早喪或竟憂去。或一蹶終不起。論者咸謂省運使然。嗟乎。黻臣眞省運使。然耶。抑不盡省運然耶。今之讀書者。如此。今之服官者。如此。余與黻臣所志所學。其果有殊於此否。其流弊或更甚否。其後之遭遇。又有異同於此否。天意不可知也。抑不必問也。吾盡吾心。竭吾力。道合則幸矣。脫其不幸。夔門劍閣。青鞵布襪。單車小帆。手持歸去來一篇。豈不樂甚。行矣。黻臣無。

多言時方艱。亟努力努力。

書贈唐晉淵

唐子晉淵。以朱子小學近思錄四書章句請余題署。從其尊人玉山君命也。玉山君曩曾問余當讀何書。余曰。六經四子尚矣。六經羣書之局。鑰四子。六經之權衡也。此外當先讀者。則莫如宋五子書。而朱子又集大成者。以朱子爲入道之基。猶以四子爲入德之門。由四子入。而羣經有所折衷。由朱子入。不惟可款周程張邵之關。其後之有見於四子也。亦倍親切。主敬存誠以爲本。而爲學之要。作人之方。上以肩聖賢道統之傳。下以開宇宙太平之福。天不變。道亦不變。此脈之留。自在天壤。聖賢教人。無非欲其體認躬行。以馴至乎其極而已。曷嘗有他道哉。今正學不講久矣。道統茫茫一綫。幾墜斯民。不幸中庸鮮能學校。以利祿相趨。驚縉紳以文酒爲曠。

達。齷。齷。之。輩。墨。守。故。封。華。藻。之。徒。甚。至。害。義。吾。人。今。日。爲。學。止。有。閉。戶。讀。書。澄。心。觀。理。不。奪。於。邪。說。不。搖。於。俗。尙。沈。潛。反。覆。涵。養。既。深。馴。至。道。明。德。立。然。後。徐。出。所。學。以。與。海。內。同。志。相。質。證。德。必。有。鄰。朋。來。自。遠。榮。何。如。耶。獨。善。兼。善。一。視。窮。達。天。爵。人。爵。無。貳。古。今。要。在。自。修。以。爲。己。無。流。爲。小。人。儒。斯。善。矣。晉。淵。勉。乎。哉。苟。進。而。窺。滌。洛。關。閩。之。全。尤。當。有。異。吾。嘉。晉。淵。有。志。於。正。也。將。徐。徐。規。後。來。讀。書。大。驗。如。有。所。得。其。必。有。以。告。我。也。

秋夜懷張吉安書事

癸未會試。雅州張子吉安。

名大成。清溪人。辛酉拔丙子鄉榜。

與余遇於渝。同舟至彝關。初

見余。卽深相許。謂是表裏瑩澈。脫然畦封。雖落落有世外意。然英氣見眉宇。終當遠道。余聞之。慚悚無似。感隨愧生。吉安年五十有五。呼余爲小友。過蒙眷慕。在京余寓外城羊肉胡同。吉安寓內城東嶽廟。余時時過訪。必

留共飯。父子親治其。余素不飲。而吉安善醉。斟酌盡興。余亦爲之飽啖。六七添飯甚相樂。語閒必談古今天時人事興衰治亂之由。所以望余者甚厚。然余出言小有過失。或筆墨閒偶一失檢。吉安必弩目正色切戒之曰。不可。不可。如此。未嘗少假絲毫。余方凜然如對嚴師。不敢慢。吉安時或作諧語。殊皆動中名理。潰涌磅礴而出。余又爲之狂笑極懽。所最異者。吉安向余必作英傑語。每夕陽在樹。出門告別。必相送。不舍。余一再辭。始望余去。雖暫別。脈脈如欲泣者。乃更似兒女子態。余則掉頭去。疾走不一返顧也。都門聚首。未及三月。不知後會又在何處。富清兩邑。懸隔千五百里。雅雲江雨。兩心相印。秋夜無聊。眷彼有道師友。難得。因循可畏。特抒懷柔翰。以誌不忘。

苦雨紀懷偶書

連日大雨如注。京師毀垣。夸竈相望。東省此時。河患正劇。民閒田廬。盡爲澤國。當事拮据。上下憂勞。憮然念及。不覺飲食爲減。寤寐靡甯。辦賑辦捐。財力告竭。矧昨年南邊瀕患大水。東南數省。民不聊生。致損國家元氣不少。幸而人心頗靜。變故未乘。祇有默祝昊穹。俯矜黔首。又願具悲憫者。大力援之。俾凋敝餘生。漸還元氣。是則鄙衷所嚴切者爾。然更有說者。凡是天災水患。一切患氣之來。必有所以召之。當局者。尤須急於猛省。不可但恃補苴彌縫了事。有國家者。其可忽諸。

在京與正之書

正之足下無恙。自去臘來函。便未晤面。惆悵之意。令人曷已。頃聞閩中絃絕於邑久之。芳樹蚤凋。雙雛猶穉。不幸何如。老弟學業。近年當更長進。想家計倥傯。屢遭殷憂。此時搶攘萬狀。彼蒼玉汝豪傑。自知其中琢礪。正復

不少。惟在有志之士。堅忍前修耳。吾邑歲試。當在七八月間。鎮中同學諸君子。知必奮爭青雲。追摩天衢。以應一時地脈之盛。第懈弛者成風。優游者踵武。如欲齊知嚮學。使蒸蒸風氣。日趨於上。慇懃提唱。舍老弟外。似難其人。昔人云。風氣之變。在一二人。轉圜之維持之而已。吾省近年文運官運大爲減色。南皮學使去後。樸學漸開。但真能上進者。亦屬寥寥。實爲可歎。吾鎮後起之輩。天資清絕者。乃亦不乏。苟得人焉。力策而善扶之。期以遠大。將來成就。必克處爲純儒。出爲名宦。區區鄙意。欲爲吾省振刷痿疲。勃而興之。請自一鄉始。此係爲公義起見。商諸同學。當有齊心。并非爲人止求盡己。兩心千里。可爲印證。不才秋杪。便可歸來。出處分際。明歲再商。總願吾鄉讀書者。先立大志。而後加以果力。明強之論。先師不誣。凡我同人。不妨嘗試。至我拙弟華性躋學。人多不理。惟望老弟善加裁訓。時相

督率代據別者友于之愛。是爲至幸。此書可與諸鄉先生言之。俾愈竭其養中養才之力。且以知愛才如命勸人。驚學者用心甚苦也。

與王定熙甫書

別來半月。時念於懷。夜燈漲紅。輒有書味。只恨近年來南帆北轍。未得與弟等暢談斯道。風瀟雨晦。孤負實多。窗下用功。不拘形迹。但求實有心得。卓然爲有用之學。庶非玩物喪志者可比。經史之功。無日可輟。八股學問。十日兩課。亦可爲之。宜學名家。不得入俗。如有志大成者。不爲亦聽。弟等年將弱冠。時乎不再。知音難遇。正學希逢。是大志人。應無待多爲策勵也。

報友人書

吾人爲學。凡一切聲色貨利。可以害吾身心者。譬諸敵國。直須作勁敵。當前。逼近。臨危。窺探。偵伺。我有一毫罅隙。少不提覺。卽爲所乘。故既籌備禦。

之方尤先資杜過之力。思患預防。弭禍未萌。庶幾可潛消隱慝也。

與菜根香館同學書

爾中同學兄弟無恙。相別浹旬。眷緬殊切。日來所作功課。以收拾放心爲第一要著。浮名虛譽。切忌關懷。摩厲品行。涵養道德。總須從謹言慎行起步。最有把握。最易考驗。不可虛混時日。忽悠自將。是爲至望。近日實學者少。名都大邑。譚陋齷齪。不聞道者甚多。殊爲可嘆。諸君胥有美質。苟能屏去浮華。篤志斯道。是不惟一人一家之幸。天下萬世之幸也。往聖昔賢。風流未墜。伏維自愛。大作基址。不徇流俗。苟安小成。則豪傑之士矣。鄙人無識。不知所教。僅竊前人緒論。用當士箴。百祈留意。精進不宣。

與車繼武書

旅館春寒得足。下常惠然來。風風談讌。甚愜羈趣。前聞足下留心小學。數

月閒已得其要領。且多心得。甚善甚善。既微窺足下意。似因試途坎壈。將藉此爲捷徑。弋子衿。竊爲足下不取也。夫科名得失。何關榮辱。內有足重外者。自輕吾人。爲學盡已而已。舜禹之心。天下無與。展氏守介。三公不易。願足下孳心砥力。既由漢之小學。通訓詁之微。更以宋之小學。補蒙養之缺。通儒純儒。一舉皆得。詎不懿歟。命運之說。向來不足爲憑。美者不可自恃。惡者不可自棄。况奪命工夫。全在此心一轉移間。便當運方寸而迴造化。先師罕言厥旨微矣。有志君子。宜益勉於自修。臨別依依。促迫作此。伏維努力不宣。

上海與華弟書

兄大約在念八九日可到漢口。聞川河水尙未消。到宜昌時。起旱坐船。亦俱未定。容到重慶再發信可也。此回兄已與二親請得四品封典。母親鳳

冠霞佩朝衣。蟒裙補服朝珠。一一齊備。人子顯揚之願。尙未稍酬。萬一尤望賢弟繼起揚名。重加誥命。是所深念。有志者切勿因循自誤。不加憤勉。但兄傷心之處。須對弟言。父親若在。亦纔六旬。儘可受兒子供養。奈何去世。今已十有二年。不得親見五花官誥。躬膺四品頂戴也。爲兒發籍之日。不爲不早。父親去世之日。乃更不爲不早也。悲哉悲哉。一念及此。涕泗橫下。真是莫可如何。吾弟向來素有大志。趁此時母親尙健。晝夜攻苦。以副高堂之望。是非區區筆墨所能策勵者耳。加餐加餐。相憶相憶。書不盡懷。

宜昌與華弟書

兄第言。前上海寄書諒收到。現在天寒。母親舊咳猶發否。兄擬在渝購建燕窩。此物最能治咳。成都陳黻臣在武昌時。送兄於潛野朮數兩。前已在京買得真高麗參數兩。鹿角膠二觔。可惜關東北口鹿茸均未買成。心中

隨時抱歎。但後來作京官。此物甚不難得。吾弟居家奉侍。切須涼燠得宜。飲食有節。家中鉅細事。一切稟承堂上。無輕動其氣。兄上年觸怒事。慎勿學。悔矣。無違之旨。最宜體念。吾弟近歌燕爾。新婦教誨。貴在初來。百年閭範。數世家聲。此焉哉。基繫關非細。固戒夫婦反目。尤貴明哲保身。厲階垂鑒。雅詩弗諼。婦言是用。周書有訓。弟素來深明大義。必不出此。現居歲餘。愈徵進業。學問之事。止在切身日用。倫常而聲聞。不與。惟望吾弟先立大志。聖賢事業。皆已所當爲。己所能爲。非如名位爵祿。憑人予奪。已持權不得也。兄今年雖得釋褐。自顧仍然寒峻。時局方艱。惴惴患立。反覺學問。漸能鞭辟近裏。惟此差堪自信。至浮名虛譽。兄自視之。雖不能如過眼烟雲。但終覺於我不甚輕重。志苦苦心。所期遠大。讀書明理。徵效治澤。推諸位育。無非本體。但我等中材以下。欲求復初。不可一日無學耳。明弟誦經。應

又加一二部。須教以孝弟忠信諸大端。以培其本。多讀經書。多講究宋人理學書。文章詩賦。可不必作。非但廢時。亦先撥其本也。龔姑想已抱孫。張姑處當亦均安無恙。虎師尙能善飯。八世弟猶讀否。甯師已有師母否。八世弟應明白矣。凡諸親友。胥爲致意。道我此行雖獲成名。並未進德。慚甚。慚甚。九月三十日到宜昌。大約月尾可到重慶。仲冬初旬當可抵里。家中諸務。較中舉時尤須減損。蓋此行措費。兄熟計之。進者不加。而出者彌重。將來負累或鉅。仕而愈貧。何以爲養。一概虛夸。悉宜屏黜。待兄便道歸來。再作斟酌。一路山川名勝。都邑情形。民風士俗。人事天災。耳目所及。兄皆誌之。有南旋記一冊。雜詩若干。歸時再閱可也。嚴冬風雪。宜加珍衛。諸多不宣。

與厚弟書

厚弟安好。又一半年不見汝書來。焦盼無似。不知汝所作何爲。何以忍不寫一字來。豈以前兄信訓斥汝而負氣耶。前見宋芸子電。駭聞沱江大水。同鄉京官公議。將上年籌賑所餘銀二萬兩。電匯回川。交成都府劉及署藩司按屬分賑。然有川東在內。恐川南所分無幾也。不知井上曾在辦賑否。日來見慶堂否。此次災情。連封數處最重。渠此回亦當必大作好事也。昨日於九愚處見其家信云。富順城中之水。漲至城隍廟前。新河二街。所賸不過數椽。牛佛渡一場。只存一二十間。資陽全城俱沒。不勝駭歎之至。深恐朱家灘及掛榜山兩處先塋。被水淹浸。聞是六月十八日漲水。若然到今已四十餘日。乃不見汝作一字來。亦何大意乃爾。見此信即速寫信來使放心豈心中全不念及京中人耶。今年收成何如。切當依我前次之信辦理。不可如你去年的辦法。聶耀庚現擬移到兄城外學堂去住。又在兄處借銀數兩。

以開零帳。

前伊已在九思處借銀四十餘兩

渠目下似夢醒矣。但烟猶未輕滅。你在家中總

須將老脾氣自醫好。兄今始悟穿。此斷非別人能為力者。你年近四十尚

看不透乎。天災頻警。收拾萬命。即為大劫。只忠正孝慈廉儉人可免耳。你

心中尚豔羨浮華耶。亦可謂不諳天道矣。兄於七月十二日為湘撫陳論

薦。共十數人同經有楊叔壽侍郎王奉旨均預備召見。叔喬十六日。兄十九日

均蒙召見詢問。兄對頗詳直。即於二十日得被恩命。賞給四品卿銜。著在

軍機章京。

即係權小軍機是也

上行走。參預新政。欽此。

此同楊叔壽林旭共四人不過分石條陳時務之章奏耳因有

參預新政四字將來恐成黨語

兄本擬明歲節省得餘錢為買山之資。便可歸

田。乃無端被此異遇羈絆。且又人情不定。新舊兩黨。互爭朝局。

好在兄並無新舊之見

天下方可久存

兄實寒心。惟聖恩高厚。急切不忍去耳。向來雅澹。弟所深

知。但目下用度頓添。異常艱窘。

城外學堂亦打其項與別人兄租不起了隨敲日

安非狐皮不行且定要新辦乾麻申經南園先生即是在軍機處值日無去冷病死的又要添入至少亦當多用四五百金而現在印結漸差紛

紛請停捐明年不知有印結否兄又不分軍機處錢一文

他門每年可分五百金之語食者數

此不止

又不受炭別敬

方寫此信時有某藩司送來別敬見以向不收禮璧還之

如不當多時所賠猶小如尙

不能辭脫則每年須乾賠五百金除慶堂二數外此三數從何出耶洛師

又不得到任

如到任前一二數看

看來只暫局耳現在皇上奮發有爲改圖百度

裁官汰冗節費練兵改科舉之文弛八旗之禁下詔求言令州縣士民均

得上書言事決去壅蔽民氣大振

但學術不同久矣條陳上書者多可笑且有評特惡習斯爲流弊耳

汝於交游

中如見有欲上書者必須真有建白方可否則不如其已也

蓋日下條奏既多即好者亦多

與人密同汝前欲爲醫學今京中已奏設醫學堂講求醫學

中西兼習

汝如已有

子似可來京學習數年亦大有用

即無子似亦可攜家但要先寫信來商酌妥當且須看兄之行止定奪

總勝卻

你此生作閑人喫閑飯也兄二日一班每日須於三更後入直忙迫極矣

草草作此數頁。汝見卽速復書。詳細照覆爲盼。家中人均安否。兄光第頓首。八月初一日。

賴義士傳書後

乙未之秋。余自京師來閩。次上杭之峯市。武平賴君以正。奉其族祖賴義士傳。爲楊戒所撰者。請卽其後而書之。余之先。武平人也。於義殆不可讓。傳稱義士名崧。字維申。武平高吳鄉人。故明諸生。性耿介。國朝定鼎。遁居白雲山石巖。日食雙鳧卵以自給。因不雍髮。漳南監司張參政。親臨勸諭。誓死不從。後竟爲鄉黠謝漢仲指爲長毛賊而害之。挈其頭獻監司。監司憫焉。給葬金。其妻以殺人責謝幾斃云。余反復讀之。俯仰增歎而流涕焉。以謂王天下之難也。夫捐讓之風尙矣。後世易代之際。其正大者。乃皆出於征誅。然自湯武革命。應天而順人。已不免有十一征滅國五十之勞。糾

紛擾攘幾歷歲時而後定。豈聖人舉事猶有不愜於人人之心者歟。將非前代君德入之已深。久安於服教畏神而其末世卽有毆民之主。遇從如歸市之王。亦有所不能遽變其志歟。或其頑者竟不可化歟。抑更有互持其是非如伯夷叔齊其人歟。舉世非之不顧歟。然則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亦祇用以明白聖人之心跡而卽商周盛時尚猶未極其功能也。春氣至和也。百昌茂豫而松柏於此時獨不增其秀。秋氣至肅也。羣物凋落而榮鞠於此時獨得有其芳。然而和煦者不因松柏之不秀而不春也。肅殺者因不榮鞠之有芳而不秋也。是故松柏榮鞠者天地之閒氣。莫逃乎造化而與造化敵者也。明有天下幾三百年。風俗最爲近古。其取士之途甚隘而士氣之烈上凌千載。其閒屢被暴君姦相逆閹流寇之禍。分裂夷滅之窮慘酷毒九死而不悔。卽我大清之入關於燦神武溥海咸暨迄於天

下大定而所謂成仁取義之倫無上下貴賤老弱婦女備保乞丐十餘年後猶然自分以必死者所在相望不絕爲前世未見豈天之生是節烈獨私於一代哉上專以孔孟程朱之道教人下之服習者深而且廣是以耳目口舌四肢百骸之閒皆被有禮義廉恥之氣蒸濡浸灌相習而忘故能衽席於礎斧壽考於麤碎無他其心之所安一也嘗謂聖人之道銷毀歇絕千有餘歲而大顯於宋又推衍之數百歲而昌於明顯於宋而孔孟之道大著昌於明而程朱之道大行固由運會使然抑豈非主持世教者擇術正而知所重得以大收儒術之效哉然卒之無救於滅亡何也則以其廟堂黜陟之非襲洪永之遺毒而復乖迕暴戾遂至無所與立而天地且由此崩壞可不爲大哀乎然而松柏榮鞠果無有多於有明者也或謂義士執區區一髮之節以喪其元頭之不存髮於何有不知去其元而心之

本體全存其元而心之本體亡志士仁人念之熟矣國初薙髮之令厲矣然與之爲抗者二焉抗之於有形而至死不變者孫文正鹿忠節而後諸人是已抗之於無形而逃而之他者熊魚山方密之諸人是已義士之死而殺。人者。不得。抵。其。罪。其。於。聖。王。一。夫。不。獲。之。本。懷。得。無。少。傷。乎。哉。然。吾。以。知。義。士。之。無。所。於。悔。也。必。矣。王。者。改。正。易。服。所。以。易。天。下。之。視。聽。與。之。更。新。而。一。其。俗。而。遠。不。能。回。志。士。仁。人。之。心。卽。三。代。已。然。則。惟。愈。修。其。德。而。感。之。俟。其。自。化。其。有。變。者。不。以。加。戮。徙。之。於。遠。無。使。亂。俗。斯。王。者。之。極。功。也。

湘坑湖記

湘坑湖在山頂環拱四五秀峯喘山而上有碎石路三皆十里至則山屏地砥劃然中開雨乃漫爲湖蕩實非湖也南風至櫺屋皆汗味之潮若蓋

數百里外海氣遙蒸萬山之上。而吾劉氏實居焉。爲時以日計得二十萬。爲戶得千數百爲丁。以指計可得十萬。湖內無以容也。散落湖外。四周爲田莊所三十。其田以石計者數萬。湖之東八里岡子。下十里湖洋。背太陽前二十五里大壩。三十里店廈。湖東北三里邱地。十里泉坑。湖之南五里洋畚。七里凹上。十里大湘坑。二十里羅坑。湖之西二里白竹壁。下三里上邱坑。五里彭屋岡。七里石井。八里高畚燕。上十五里黃屋塘。二十里雁鵝塘。五十里赤高坑。湖西南五里柯樹坑。三十里桃裏墩。湖西北五里石坑。湖之北四里少芬。五里高員地。十里長坑角。十二里林禾地。二十里湖嶺。二十五里上墩。四十里溜田。皆有吾族人居之。或數家。或十數家。或數十百家。或百數十家。惟湖內多至四百餘家。湖之內爲祠五。總祠一支祠四。總祠祀三郎公。爲元始遷祖。支祠祀六世祖兄弟四人。爲各房分支之祖。

曰伯聰伯盛伯達伯瑛湖東二里曰水口下坪三郎公之始遷實居於此。繼乃徙湖中尙屋。尙屋者當時同遷者蓋十餘姓。今皆轉徙絕滅無存者。獨劉氏存。劉氏則可幸也。他姓則可悲也。雖然湖內居地尙多名。其人之姓焉。名伯聰公祠所以田屋。田氏之所居也。名伯盛公祠所以下廖。以別於上廖。則皆廖氏之所居也。名伯達公祠所以夏屋。夏氏之所居也。名伯瑛公祠所以尙屋。尙氏之所居也。卽劉氏始遷地。五傳而分授伯瑛房者。鑑公祠亦在其地。實爲伯瑛之曾孫。名英用公祠所以池屋。池氏之所居也。實爲伯盛公七世孫。其又支祠之小焉者也。湖內復有地曰黃屋江背者。皆以人姓名。而他姓無考焉。湖內之地。又有曰盞上。曰天燈子下。曰蓮塘角。曰竹下。曰山下。曰下湖坑。曰砦嶼。曰砦前。曰砦背。古蓋砦其地。今夷矣。山之要腹脊。人家分棲之。烟雲複繚。雞犬聲清。以遠聞湖中有田。有

池有井有園有溪有橋有村有廛有市有廬有硯有犂有鋤有鎌有斧者。鴛者。攤者。擔者。量者。權者。刀者。尺者。鬻酒者。飯者。肉者。煙者。肩米。肩紙者。肩木。油者。無炊石炭者。多煑松明火者。多老壽者。亦有博塞者。燒洋藥而飲者。然無爲盜者。無覘胥徒。籤票者。求壻歸妻。無不計花邊洋圓者。然少嬌者。懲髮賊之迫。無婦女裹足者。多項銀環者。多雛姬。幼女樵汲者。無老弱咸擊五寸椀飲純酒者。其俗尤重邱墓祠廟族譜。族譜自明來五修之。然近漸蕪俗。無治之者。好追寫先人圖影。多不似者。而尙武。有爭墓以械鬪焉。死者其地豐山而弗齋於水。饒材木竹林紙鐵。其樹多松杉楠栲栳橡栝欄而少柏。其穀晚稻稜禾少菽麥。其蔬多冬筍蔓菁藟芋少菘韭薤菜。服葵其果栗橘梅桃李。其花瑞香梔子蘭蕙。其於畜也重雞而輕鶩。奇羊而易豕。貴魚而賤兔。有犛牛。無水牛。其山有虎。有豹。有獺。有狼。有狐狸。

土。輪。而。少。豹。有。野。豬。多。有。蒙。豬。射。人。有。雉。亦。多。虎。難。食。人。野。豬。酷。害。種。植。亦。傷。人。然。不。食。人。光。第。伯。盛。公。十。七。世。孫。也。入。蜀。之。世。蓋。六。少。時。每。聞。族。老。相。傳。說。湘。湖。名。字。輒。欣。然。想。見。之。願。果。一。往。以。爲。幸。然。自。吾。祖。吾。父。時。思。欲。一。歸。省。視。祠。墓。者。數。矣。而。不。得。光。第。則。可。得。耶。且。閩。蜀。天。懸。遷。徙。隔。絕。之。日。久。生。長。於。蜀。者。綜。各。房。殆。數。千。人。無。得。一。歸。者。而。光。第。則。光。緒。乙。未。脫。然。由。京。師。航。北。海。以。達。南。海。而。竟。安。歸。乎。湘。湖。也。則。豈。徒。光。第。一。人。之。幸。乃。上。以。慰。吾。祖。父。泉。下。下。以。告。吾。子。孫。而。以。答。蜀。中。諸。伯。叔。兄。弟。東。望。冀。一。歸。閩。而。不。得。者。又。以。歡。閩。中。諸。伯。叔。兄。弟。西。望。冀。一。知。蜀。而。不。得。者。湘。坑。湖。其。於。城。市。也。皆。遠。北。去。長。汀。縣。百。二。十。里。西。去。會。昌。縣。百。二。十。里。西北。去。瑞。金。縣。百。四。十。里。而。在。武。平。縣。東。北。百。十。里。其。別。地。名。同。而。不。湖。者。則。有。大。湘。坑。小。湘。坑。大。湘。坑。多。何。姓。小。湘。坑。則。王。姓。

湖州道場山重建萬壽寺記

昌福排版

吾州山水清遠甲天下。而道場山最有名。余嘗造覽其顛。震澤之烟水。洞庭之雲木。咸會於懷。有超世出俗之意。登極顛。小憩於山之萬壽寺焉。而識寺僧法磬。心異之。去歲余還京師。黃塵莽蕩。中念家山清景。何可得也。今年法磬以請藏經來入都。詣余求記。余不克辭。按山之闢。始唐中和間。故多虎。僧如訥過之。坐石上。虎伏其側。三宿不去。遂支茆焉。所稱伏虎道場是也。吳越時。始建寺。名正真。宋仁宗世。乃易今名。洎明初。而寺燬於兵。僧正印建之。我朝咸豐中。粵賊陷湖州。寺又燬。同治初。僧正順重建之。而法常法磬繼焉。於是寺蓋三爲矣。自吳越至明。四百有餘歲。由同治逆數之。至明初亦四百有餘歲。然則自今以往。茲寺之與世相遭者。事變雖尋於無窮。而苟擴前述而循之。茲寺也。乃如神僧古德。纔及呱乳。而後此之。

龐者碩業。住世逾千之數。正未有艾。豈非其可幸歟。今有巨室焉。其大不可敷計於茲。寺閱時既久。故敝而欲重造。改爲無有。託延而願安。受其敝坐。令千門萬戶。漂搖於風雨。鑿蝕於蟻蝨。斯燎於家。墜圯於他人。而絕不肯求材以自救。則何不若之。寺之僧之力新其所住持也。吾安能無所感也。然余觀茲寺。淨土莊嚴。像設森煥。而山之喬木多無存者。非所謂美猶有憾耶。法磬之志卓且堅。凡有益於寺。無不力以致。其於林木也。聞吾言。必且培壅而護惜之。待其雄茂深秀。壯山靈而滋水脈。暉佛日而阜民財。甯止蒼蒼鬱鬱。然紅亭白塔。隱映如畫。助發詩人逸興而已。異時余之歸也。青輦布帆。扁舟小帆。泛碧落湖。傍浮玉之濱。策杖而登伏虎之崖。猶當挾持磬公。徧覽林壑。掃葉燒筍。而話無生與世相忘可樂也。

南郭看竹記

京師賣竹。載小車。騰呼徧閭巷。雜賣花聲中。甚可聽。余爲買數个。植階下。楚楚有致。詢竹人言。厥園在右安門外數里。無非竹者。一日天雨。方鬻買車往。將出郭。人家漸稀。穉葦青蒼滿窪。橫直如棨戟。荒墳若釜若筮。貼野花紅白成碎錦。譙樓召雲氣。相吞吐。環城柳碧波。青草深。馬肥沙岸。羣鴨大。皆如鷁。雁不避人。西山欲飛來。與人揖。讓驅車行。碧草上里許。人家多傍竹。居泉甘壤疏。培溉甚力。種皆堅實。能敵寒雪。尋徑入野。鳥迎客。藤蘿碍衣。翠雨亂落。著人肩。如露珠。京洛緇塵爲之滌焉。其勁枝媚葉。高情逸致。若偉丈夫。掀髯慷慨而論。當世事。若仙女。乘鸞在烟露。若古衣冠大儒。正立而不倚。若孫登。陶潛。遠舉出世。殊不可卽。彷彿古淇園。裏猶記少時見。有竹處。便流連。永日永日不食不飢也。吟嘯不輟。神氣灑然。自謂過魏晉閒人。著愛竹說一篇。以見志。今茲根觸舊緒。一新。然余復有說者。每慨

京秩閒曹。日營營趨利祿。不暇謀妻子。究美衣。梁肉奔走。權勢猶以爲不
可及。羨。漢人富貴。熱中薰心。抑或徵逐。浮薄藉詩酒。相趨奉。否則妄立名。
字。假聲譽。欺當世。自欺甚有。撫拾是非。以爲寵利。苟苟碌碌。別親棄戚。友
面來此。作汨沒生意。陸沈知覺。國艱民隱。杳無提警。余甚惑之。求謂頓出
塵囂。漸清神志。以漸入道者。匪不屑。亦不暇也。余豈敢遊覽自多。但當繁
擾場中。抽身片時。亦得清涼不少。願證懷觀道者。偶一領略。慨乎其有舊
興焉。知必不作一遊觀也。附識於茲。以自厲。並貽與同好君子焉。

破車記

破車必配以羸馬。士夫之乘破車。非甚貧。則必有激而始爲性樂乎。是與
好爲齋焉者寡矣。因而利之。未或聞之也。吾嘗舍車而徒矣。徒不可以久
也。兩過則泥沒。蹀風刺頭。則似錐。則又有眯目之塵沙。雖復利習勤。而奚

可以久。徒爲華其軒。鏤其轂。漆其鞍。玻璃互其窗戶。高輪而大馬。輕舉若
飈風。而捷駛如流波。無有不便者矣。石道壞。窪凸阻焉。擊磕乃不堪。等等
乎。如欲開吾骨之節。而絕藏之系也。然則車非不美也。亦有害若是者。吾
亦偶乘之。而破車之於石道也。蹇鈍而安遲。殊勝美者。然則亦有利。因乘
之者。利之歟。吾之始乘車也。美者與惡者。未嘗不易而觀也。是猶待校量
漸乃一視。而無成心焉。顧或謂車材窳。恐覆。乘羸馬行。緩不及事。更有甚
者。帷則敝而幕已壞。偃落之狀。無論貽知交笑。弗壯路人觀。卽中心實自
恥之。噫。覆者可以防也。緩者可以策也。恥於其中。則害其心。患非止緩焉。
覆焉。沒踝。眯目刺頭。未有若斯之可痛也。破車云乎哉。

趙化鎮牛痘局記

來海外一星火。焰焰不熄。沿及華裔。財燼而人焦。天下甘之十而三四。洋

藥是也。爲之傾漢唐以來數千年。入自夷國。散轉內地之金銀。隨濤波去乎海外。而人心趨便利。樂奇巧。天下方十九好之。洋貨是也。傳其術中國。先後徧各行省。六七十年無異。天子用之。大臣疆吏勸之。府州縣董之。天下信行十已七八。鄉曲僻陋。尙或疑之。洋痘是也。洋痘者牛痘也。牛痘之言曰。昔洋有先醫。智及知牛。爰取其痘之漿。而刺種人身。巧規其穴。實維消爍清冷淵二穴之間。主乎三焦。三焦者一身關要之府也。從皮毛血脈肌肉經絡。直傳而入。下從腎臟。直引而出。見紅三日。灌漿三日。結痂三日。十二日而成功。兒如常無所忌。卽再試。不復出。又曰。痘之證。腎重而脾輕。脾屬土。牛土畜。職此之由。猶有疑者。曰。此法出洋人。殆不可種。卽種十年。當復出。仍當傳染。天行更有種牛痘。誤斃者。嗚呼異哉。是何怪。數年前。民之訛言。身癩爛。衣洋布也。生人至。不可解之事。惟安於習熟。見聞者。至老。

死而不怪。狗吠。攝影羊毛。出膺。彘肉發。癩鼠骨生齒。假若傳由外國。其不
搖首閉目而去者。幾希矣。今之牛痘。萬全如此。視昔之塞苗。噀鼻。周委五
藏。風寒穢濁。飲食禁忌。一不慎而禍至。或逢壞證。慘變。黑如炭。藍如靛。紫
如炙豚。不可覩其形。乃至獨子孤兒。爲之父母者。當此之時。喚天而踣地。
思與併命。而不可救。酷烈之痛。如彼。孰得孰失。甯煩智者而決乎。某某去
鄉久矣。官閒多暇。凡京師首善諸義舉。都人士主持之。亦嘗一二竊隨其
後。見夫種牛痘者。歲則何啻萬家。爲欣慰焉。乃得舍弟某某書。言里則有
局。旁及鄰集。越十二年。而人尙有疑。然亦歲得數百小兒。今將勒集資者
名。且謀善後。於是致諸君子意。請記其事。兼爲謂此不信者告。某某既喜。
吾鄉小兒女。長得保肌肉之玉雪也。復敬鄉之人有卓識。猛於爲善。風俗
厚。卽吾弟懇懇同之。有足嘉者。乃爲記之。而略陳天下大概。俾拘墟而護

前者悟焉嗟乎吾中國之通商外洋也受其害而不知猶可言也受其利而亦不知不可說也夫既不免受其利害即聽其自利自害焉無道與爲權安所收其利而制其害哉將無並其利亡之而但承其害害奚憐也吾於有利無害之牛痘而已爲此糜糜也

開硯海記

有硯海墨漬牢不可開易數手皆無能爲力閱四五日且執之而歎以謂難開矣耐性復揭之隨手即起始悟用猛力者鮮奏功無成心者多得意然非忍耐得過亦何從得到好處忍耐二字真無窮受用哉試觀古來聖賢豪傑大學問大事業何一不從忍耐中出今人一不稱意便發躁舍去焉有成熟之時乎我輩爲學當切戒之癸未四月八日

雜說一

一 卷 麻 掛 州
桀犬與羸犬搏。羸犬左辟。桀犬右拒之。右亦然。是則無地無辟而已矣。叫然起。批耳而迎之。距突喙裂。血漬毛擲。轉地翻復。以身相救。而不能得。尾帖然。尚知命乎。羣狗簇之矣。逐而犇。豈能脫難而已乎。童子桀石覘焉。蹶帖然。中其桀犬。而不知羣狗之何地也。兩虎苦鬪。樵牧處其皮。鵲蚌相持。漁人利之。跋窳而授人。以隙。智者不爲。爲之者危。

雜說二

龍至神。至靈者。氣而雲。不知其幾千萬里也。鬣而雨。不知其幾億萬頃也。屈而伏巖穴。歛光影。泥蟲沙豸。侮之而不校。怒而飛。風雲台沓。一鱗一爪。欲吐造化。露沒蒼昊。雖極之婦人孺子。無不知其至變。至幻而然矣。而又奚能乎。馴而豢也。彼亦不知刀砧之肆陳乎。羶之醢之。削皮斫骨。雜蝦蚌肉。龍非至神。至靈也。蠢也。非至變。至幻也。凡也。凡與蠢。豈龍之性哉。非凡

與。蠢。而。抱。其。神。靈。變。化。之。質。而。甘。爲。魚。肉。焉。非。有。欲。孰。能。然。之。夫。惟。聖。人。無。欲。有。欲。者。龍。之。人。也。已。矣。

雜說三

索然而長者曰蛇。蝸然者曰蛙。侈然多足曰蜈蚣。皆有毒物。其氣相克也。蛇食蛙。蛙食蜈蚣。蜈蚣食蛇。其相克何也。天也。好事者聚而處之。又各相救。蛇見蜈蚣不敢食。蛙見蛇蜈蚣其免。蜈蚣不敢食蛇。去蛙忌其相救何也。人也是奪其天也。蛇先食蛙。蜈蚣喜蛙食蜈蚣。立見蛇自賀。蜈蚣食蛇。蛙鼓目笑。先發者亡。後動者昌。時實爲之。靡所藏也。離而弗使相見。見又形隔之。蛇欺蛙。畏蜈蚣不能食。蛙亦不能爲。蜈蚣食蛙。蜈蚣亦然。此非時也。事也。孰謂人事爲無權哉。故知天可恃不可恃。人可恃時可憑而有時無憑。以事其爲。憑天時人事之閒。烏可苟哉。烏可苟哉。

雜說四

與天下厚利不可久居。縱欲必至亡身。蠶與蚤問蝨矣。蚤曰：我決起而躍，瞬電子行，瑟縮不能遽及寸。蠶之腹，彭亨多所容。子衷何其褊也。蝨譖然而笑曰：咄之二蟲，蔑蔑耶。我不言之。爾終夢焉。蚤爾騰擲而去來，其失躁脂膏之潤，誠不償其氣力。我則窟褊穴棍，從容而享血食之奉。且久爾不如我。蠶爾更何言耶。爾隨時隱顯，出伏甚疾，咀嚼之利，畏人而不敢久處。且人一身多跡，不及爾。不如我。夙昔親炙，醉安飽逸，一髮一膚，惟所欲據。閒及詞賦，聰明福利之二蟲，爾不如我遠甚。蠶蚤感然若喪，椀柝拆，御絮絕湯沐具，形影畢利，欲自雄者，濯種滌族，曾無少忽。救而後，蠶蚤始皆笑其後也。然而弔蠶蚤者，至矣。

唐太宗以弓喻治論

人君之惑莫患乎陽慕受諫之名而內無自省之實。昔唐太宗有良弓。自謂美甚。示弓工以爲非良材。木心不正。脈理斜。弓雖勁。發矢必不正。太宗曰。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且未盡。况天下務。乃命京官更宿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論者韙之。嗟乎。太宗有愧。弓人多矣。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挽強弓也。所用弓止三石。示左右。皆曰。此不下九石。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今弓人直士也。其所對亦以木心。况君心耳。使太宗能善聽焉。則曠弩危機。嚴鏃御弦。至可危者。近在宮寢。明德昭儀。禍伏至微。照以寸衷。無難洞見。而顧忽之。宜多悖戾。且夫太宗之心。木心不正之弓也。覬覦寶籙。徒欲化家爲國。臣鵠偏矣。宮人私侍以劫父。子鵠之謂何。欲殺田舍翁。停婚。仆碑。君鵠壞焉。納巢刺王妃。而封子明。所謂父鵠者安在。而且喋血宮門。

實親射殺其兄弟矣。御武氏而以遣高宗。又陰射其子之膚髓矣。帷薄不修。女禍繇延。更不啻取數世子孫頂踵骨肉而射之矣。當時雖得風雲之士。自詡於南轅東箭。楚柘秦桑者。又奚與於智巧聖力之中道哉。嗚呼。太宗徒以弓喻天下之務。而不知喻一己之心。謂之危弓安矢。不中君德。宜也。非刻也。蓋嘗推而論之。古皇幹強者也。帝世張如流水者也。三王引之中參者也。太甲成王而下。欲挽而無負弦。引如環釋如環者也。總之。王道深弓。霸道侯弓。七雄之世。句弓。大概彰彰爾。君人者。仁以爲幹。義以爲的。智以爲矢。信以爲弦。斂神而執之。明目而瞭之。正體而發之。不中者鮮矣。老子云。天道如張弓。譚子云。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其故可深長思也。彼太宗者。特陽慕納諫之名耳。觀魏徵陛下近日不好直言。勉強含容之語。噫。帝於弓治之喻。改弦而更張矣。

後漢三十二功臣贊

皇皇天漢。承運陶唐。水精既頽。火德重光。春雄鶩散。真人龍驤。雲氣春陵。雷雨昆陽。虬奮虎躍。來贊來襄。谷玃珠玉。條擇鳳凰。我文曰修。我武維揚。功成身退。令聞允臧。彼其之子。而壽而康。元侯弱歲。游學漢京。跌宕豪傑。脫略簪纓。走馬河北。仗策從征。囑雲追龍。隨波騁鯨。關輔響應。寰宇澄清。侯服而終。以顯以榮。斤斤忠侯。獨載厚賞。負販燕薊。思翊王室。移檄漁陽。勇鷙就匹。墮馬裹創。椎牛力疾。騰蹕朔風。沐濯巴日。維玉韞華。蔚爲天瑞。維彼樸訥。差強人意。無赦一言。永光史筆。賈君少時。客占豹變。被羽挽強。迅風掣電。御駕褭續。帝姻示眷。戢斂武功。從容儒彥。公卿參議。鄧李同薦。好時決策。乃比淮陰。摧枯拉腐。羣孽成禽。旗鼓十部。韜鈴累簪。何嫌何疑。而有懼心。朱紫盈門。葆厥徽音。子翼儒雅。鄰侯比肩。關中饋餉。河內屯田。

幡旗溫野竹矢淇泉酒醪釋怨鄉校興賢伊彼穎川借君一年君然英英
 揚州震懼貫歆降鮪收犖下葉浮橋鬪樓飛炬利涉雷奮颯馳拔枝掃葉
 武陽廟貌蠻歐蹀躞公孫縱橫拔自困頓際會風雲贊襄尺寸大樹有陰
 孟側同顛回溪風惡澗池羽健惟禹及恂膚公協獻父子比恩何猜何怨
 都哉仲先帝之舊臣布衣講學以愛以親維鳳之狎維龍之馴日角進奏
 天顏不春績富戰功賜密紫宸弟孫溫文投壺歌雅隅弗利圭合非矜瓦
 英姿慄寒素風傾瀉直而不剛儒而自雅身沒名思帝淚永下孫卿突騎
 峻厲恢宏模才範智馳功騁名靜資坐鎮動必成城官從舊封夜不繡行
 巨卿八尺雅善鳴鏑勁弓烏號修矢猿感材與力并譏隨膽激割麥睢陽
 陳牢沛壁豫謀竹帛恐湮瓦礫次况矜嚴志義蘊蓄金革衽身警蹙曠目
 擊賊射犬攝幘鉅鹿期門犯顏帝爲回軸伯山譏微舉族來歸毀舍發義

聯兵助威。被甲縮符。郡人依依。信著衛地。聞風解圍。君翁悍摯。沈樸寡言。
爰淵爰默。在旅道存。滌我潢池。固我牆垣。方凱西兵。又議北轅。詔宗黃石。
永沛殊恩。陽虛武勇。電驟星馳。督盜自嘲。掾史何追。氣雄而峻。語醉而規。
以斟以酌。左右宜之。元伯宗室。金枝玉條。言溯其先。抒忠王朝。帝鄉帝城。
載奏天驕。方擬玉符。旋弭金貂。飈冷樹纒。桑榆匪遙。君遷步伐。從帝道奢。
江淮既平。武都回車。屯彼中山。以備夷華。風色揚旗。邊聲雜笳。隔關漢雲。
澄清胡沙。全椒食邑。用善厥家。阜成爲令。名應赤符。野王既拜。司空建謨。
歎箕關鳴劍。桃城彎弧。旅力既愆。乞骸歸趨。子昭強弩。滿陽建猷。五校既
破。帝歎無憂。鼙鼓漁陽。印綬列侯。河內賊殄。濟南地收。設旄建節。民歌士
謳。驃騎來歸。助王渙號。沛郡西防。厥名鳥噪。乃俾聚屯。用蠲轉漕。驢車運
糧。雁門建蠡。降將如嬰。備胡似盜。方免復封。崇仁削齒。枯枝再華。壅潦重

導。昆。陽。迎。軍。襄。城。未。復。竭。而。股。肱。傷。及。骨。肉。珠。埋。玉。焚。天。慘。地。贖。京。密。旄。
麾。江。東。甲。伏。徙。封。蕪。湖。厥。子。陸。陸。合。肥。習。苦。武。庫。整。軍。孤。絕。宛。城。熾。彼。惡。
氛。南。拒。鄧。奉。北。當。董。訴。藐。茲。戰。躬。已。委。君。吾。淮。陵。慷慨。文。法。世。承。以。孝。作。
忠。是。亦。揚。鷹。勁。草。疾。風。大。河。堅。冰。濟。事。以。權。定。囂。以。澄。和。親。開。漕。識。遠。而。
凝。阿。陵。忠。厚。稱。善。鄉。里。向。日。獨。勤。從。雲。不。訾。弱。啓。帝。心。強。差。賊。齒。馳。檄。鉅。
鹿。載。謙。恩。旨。變。迫。須。臾。於。焉。定。止。中。水。弼。亮。公。爾。忘。家。義。以。爲。幹。禮。以。爲。
華。學。校。鄉。飲。奏。課。獨。嘉。氣。宇。宏。整。蜚。英。邇。遐。君。游。識。時。違。昏。向。晝。烏。詭。喬。
柯。驥。貢。靈。囿。信。都。造。義。河。北。騰。茂。任。李。之。間。楚。楚。翹。秀。偉。君。沈。毅。爭。議。於。
廷。決。策。俄。頃。游。精。杳。冥。坐。得。先。機。患。弭。無。形。理。隱。功。著。垂。於。丹。青。昌。城。游。
說。真。定。來。從。劉。揚。旣。降。郭。后。始。封。手。麾。隕。馬。舌。捲。雌。龍。擊。筑。爲。歎。談。笑。雍。
容。觀。津。浮。陽。用。以。酬。庸。顏。卿。聚。徒。綠。林。爭。長。俊。骨。森。發。奇。目。高。朔。思。奮。風。

雷削除草莽。賚志竟成。海珊歸網。李通自微。婉戀我皇。家之何辜。而俾滅
亡。福兮禍倚。菟以枯償。天衢翮展。鳳巢卵傷。時阨運殛。永慨崐岡。巧哉寶
融。天隙善投。蠹測帝后。蟬蛻王侯。智珠在懷。操之以柔。厥德不回。善終其
休。相時爲傑。堪式御騶。至於子康。作宰明允。蝗不食禾。馬能解紉。宛宛詩
禮。抵茲劍盾。封閔立館。滂恩靡盡。峨峨羣英。一遇千古。歲蕤皇路。雜遝天
宇。海匯羣龍。風嘯衆虎。笙磬同音。鴛鴦並譜。炳哉雲臺。藻纘毛羽。羣策紛
拏。百靈起舞。宏濟天綱。漢德永輔。

歐母劉孺人題主贊

坤儀幹運。鍾氣凌兢。蔚爲陰範。茂昌廬陵。清淑天承。懋熙壽宇。靜真安吉。
拱揖陳古。植本詣極。壘樸惟微。萬犴和履。以聳家肥。突葉膏流。濁塵清激。
琪樹見寶。楚楚翹秀。我數過門。未拜芻帷。仰睇松筠。如或見之。渺彼朝露。

溘逝無止。蒙冒蒙冒。思曷能已。隱封其懿。幽有烈光。凡百家壺式。茲令揚

李根愈公家傳跋

癸未冬。余自京師南旋。威遠李君茗荅山。方治賈於渝。見示其大父根愈公家傳。爲鄴都徐琴舫太史撰書。且懇余跋厥後。劉子受讀而拜言曰。世稱有隱德者。其後必昌。根愈公敦本飭行。所生無忝。當時何嘗計及後人表章哉。而茗荅山勤勤以光前爲志。尙矣。天下好名者。每僞飾先人陰行。弗足取信矣。而茗荅山之微顯。具世德不誣也。得諸市廛。尤難耳。余問俗過武漢。閒時見士人珍護此傳。并噴然贊太史書不置也。

聯簷譜誌感

余癸未會試三場。聯號爲長沙黃君敦孝。相問訊甚歡。未下題時。余見其和易湘農題號舍中金縷曲詞一首。頗有意。既乃出聯簷譜一冊。書余籍

年貌甚悉自見其先大父曾於場屋中兩遇偉人蓋一爲曾文正公一爲胡文忠公也此譜法係其先世所留但記左右緊鄰兩號余謂賦中開時足有一日有心物色不妨多記且述其先大父云爾等莫謂矮屋聯肩偶然邂逅正可留心物色人才猶記余與胡公連號時公方盛年好使氣嘗號軍余戒其須善養氣公便欣然訂交余又深服其度量宏遠後來竟作許大功名爾輩慎勿輕量天下士也余聞此言嘉其予善之勤復愧其賦材之陋慚報之極繼以感憤黃君又謂予子能文者也嗚呼余豈真能文者哉余又僅不能文者哉書之以誌愧且時時恐負黃君也

挽田母王宜人文

今上甲申之四月。迺誥封宜人外祖母王太宜人升輿之辰。厥外孫童某。澆女懿之新。剖刑臚之陳。蚤畢羅之腆。羹臙臙之珍。於挹辟擲。氣墳以堙。

物仿大招隱質微仲以泣而狂辭曰生豈死其奚異兮心憂抑於厚慈惟
冥穹之罔弔兮情不匡乎鬱伊上高墜裂而易色兮下蟠頽址而歛熾巽
薰怒余聳震兮羲娥鞭聲而莫追哀余情其信悲以憯兮擬骨紫之相離
思淑愛余將何以埒兮余惟嘿心以寄慕緬輝吉於祁國兮匪榆檜之所
諭質本纏綿於詩禮兮意幹玢幽於靈素奮喬雲之高足兮邁馳覽乎皇
步。擢屈願頰晉維援止兮躋靈域以永敷淑人之娛幻兮理坤結而佐乾
互。朝警誤蟲之吉語兮夕收隕鶩之大弦。昇亂齋而殖丰茂兮不斂領而
積股。填摻餘握盈而罔趨趨兮常噩噩以正籟恐高明被鬼瞰兮無旭旭
蹻蹻之競妍。掃米鹽之瑣喙兮亦精撰乎廬田。惟神思之靜以閔兮振鴻
業而啓龐延。孟斯之衍密兮富維虺於夢繞。應珠斗之精銜兮萃金儀與
玉表。使葭樹畢蒙輝縵兮斯豈猶賺乎駸襲。蔗出藕曼羣嬉以翔兮孫枝

旁引而夭矯。羌醋比以怙愉兮。各分甘以提攜。奇魁之子傑兮。豈不聞已而甄陶。惡驪以奪蚌靈之巨珠兮。泣塵海乎滔滔。慘冰幃長夜悲兮。傷嶮菌以結牢。握小珠其透爪兮。夫亦雷風之所發。仲氏胡儵奄忽兮。青冥銜媿乎抑搔。蔚一門之豐節兮。甘冰檠如飴膏。樹坤極之端則兮。競女貞之繡縹。皇輿小醜兮。負化光而跳肆。逞趨豎而央亡兮。蒼黔蹻厲而奪避。洪內算以構防兮。託高深以寄智。塵坐息回眄天險兮。落紅崖之蒼翠。劃基扁之固護兮。營山綿亘而靜邃。方姑慕之須丸兮。庶安堵而甯寐。寨居悠忽十春。歷兮。懷粥粥於法家。悞諒殷其保泰兮。時簡黜乎繇華。遷故落蓄念懷舊兮。孕地靈之秀嘉。結室軒露宅紆軫兮。中調停乎儉奢。莫營紡織兮。夙又課乎桑麻。聆鷓鴣促布袴兮。繹雁降敦日斜。丹鳳銜天語兮。絳雲應而徵壽。皇風溫吉。褒正節兮。尅靈共保。茲祥婦。念區區之憎憤兮。浚

宅相其通負。戒譴毀恐口懸兮。飭訛俛俛心。離聯余祖之窳窳兮。擇里同
乎孟母。令陰飈變和吹兮。舞白楊以蒼柳。豈文武之不遠兮。夫何悱惻而
忠厚。祝慈雲長庇幃兮。少稽固于葵台。悲風夏洌淒以惋兮。塍波躡踊而
生哀。魂乎歸來兮。東方巴蝮多蛇虺兮。西有嚼鐵之獸吞童孩兮。魂乎歸
來無南無北兮。彌天瘴霧與乎灰塵兮。歸來歸來兮。享余之忱無斐裒兮。